

信徵全集



信

友

全

友



陸陸門集

同溫陸李
著於嗣后

徵聞集序

覽聞集中有詩詩中有畫卽作一詩話讀之可也夫二帝
之道日月星辰之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
蕃江河之所以流山岳之所以峙皆道之所燦著也昔之聖賢囊括
萬有籠罩八紘執陶鑄之鍵啟乾坤之局孕覆育載通幽洞冥
窮天人之秘研造化之精推興亡之理察禍福之萌與鬼神齊奧
與日月並明學者誠能潛心玩索何在非吾取携之助此集中之
文之詩所由來也而筆之曲折如挾風雲理之明白如話家常則
非學之專力之久心之澹居之靜不能由淺入深由深出淺得如
是疊疊不盡也文之氣如風風無往而不在而在水也爲尤清焉

萬里大海之濱清虛之境縱日以臨之處身既靜寓情斯遠當夫
天朗氣清之時長空無雲一碧萬頃清颺忽來微浪蹙而成文旋
流迴而作渦湛波澄而澈底真天下之奇觀妙趣也雲影徘徊上
下紆徐演漾泛泛出入懷袖披拂衣襟透澈於胸膈毛竅之間無
一點塵俗氣觸其思慮亦可以觀文章之心情也哉人參天地謂
之三才得五行之氣實天地之心生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成自
然之道也旁及萬彙動植皆文龍鳳以藻耀呈瑞虎豹以炳蔚凝
姿雲霞綴色有踰畫工之妙草木賁華無待匠錦之施夫豈外飾
蓋出於自然耳至於林籟結響調協竽笙泉石激韻和若球琚故
法立則章成聲發則文生矣或謂文章至多則如黃河之水自龍

門而下砂石與泥土齊流未免有純雜之處然而無碍也夫江河之腐齒不可勝數然祭者汲焉其源大也若一杯之酒蒼蠅漬其中人弗肯嘗者其體小也畫龍之首觀者不知爲何物具其體則不疑矣今以文載道謂之道則少謂之物則多謂之術則疎謂之事則淺推之以性命則無可言所以學者固欲致於無言也夫無言可以語上也不可以語下也天下之人大抵上智者少而中材以下爲多也又豈可取其精而遺其粗也哉是故作爲文者所以紀綱道德經緯人事上考之天性下揆之人情中通之物理抽引先妙繁然足以觀終始焉而後文乃成也若論其極則道之有篇章形象者非其至者也嘗之而無味觀之而無色不可示之於人

不可私其子孫乃真謂之道也如師曠奏音風雨暴至齊女叫天雷電下馳專精厲意委務積神上下呼吸氣可相通雖在曠墟幽壤遼廓隱匿重襲石室界障險阻其無所隔闕然後謂之道也乎然而難矣高山深林非爲虎豹也大木茂枝非爲鳥雀也流源萬里淵深千仞非爲蛟龍也而致其高崇成其廣大則山居木栖巢枝穴藏水潛陸行各得其所而不相碍此文之所以貴兼收而並蓄之也哉是故山銳則不高淵狹則不深行滯者德不厚與天地闕者情不通又何以論文乎吾知君之於文其於天道民彝物理事機人情世態時宜地勢官政吏治土風土俗無不究諸心而求其故或得之於簡冊或得之於傳聞或得之於吟誦或得之於談

論或得之於閱歷或得之於耳目閱世久而經事多其輕重大小遠近厚薄迂徑險易淺深廣狹多寡強弱虛實高下明晦同異詳畧繁簡盈縮真偽始終本末因革損益良苦新陳偏全常變先後久暫豐嗇利害成敗盛衰得失曲直誠詐是非可否取舍好惡向背莫不的然知其所以如此與其所必當如此而不得不如此所不可如此而決然如此者一旦出而達之於筆著之於文則無往而非其自然之流露矣雖然君之爲此文也吾能言之君寂處海濱地僻事少民窮訟稀潮聲早暮震盪其胸思欲有爲於世而悠忽歲月不覺將老矣想人生之幾何託感慨於斯文今同時之人未知君之難得也後百千年有慕君之爲人而覽君之遺文者思

欲見之有不及之嘆然後知君之難得也而吾也又得以序詞託於君文之後其有不喜且幸歟何喜且幸吾於覽聊齋不得見蒲松齡而企慕之也

同學弟畢溥榮拜撰

信徵閨集卷上

滇南段永源錦谷著

目錄

全文十六集三十二卷
計目共六百二十首

嶽神

水神

養雞翁

采葯女

竹婦

茗叟

雞足山

五老峯

康硯

蝸居

萍逢

草鞋翁

翠衣女

義僕

...

...

...

...

...

...

...

...

...

嶽神

戴南星言任南嶽山時山中黃精最多採取亦易惟九蒸九晒甚難蒸之愈多則味愈甘古人云久食黃精可以成仙然食之者多而獲效者未見其人想食亦有法或須避忌油塩葷腥等物乃見功也一日因採黃精至山後六七里遠箐澗陰翳上有小村十餘人家尋逕而往松篁萬株泉水出處甚高開成坂田層巖數百畝頗屬腴肥之田一屋高廠謁主人則五十餘歲布衣文雅延入具茶問姓氏曰吾姓甘字惟清家住城中嫌其煩囂此別墅薄田可繼餽粥十餘家皆佃戶也南星見其談吐高雅甚敬之主人問客名姓知其養閒山中亦敬之問甘居此許久曰十三年矣問得勿

寂寂乎曰寂寞之境可以寡慾人之心胸多欲則窄寡欲則寬人
之心境多欲則忙寡欲則閒人之心術多欲則險寡欲則平人之
心事多欲則憂寡欲則樂人之心氣多欲則餒寡欲則剛宜靜然
宜從容宜謹嚴宜儉約四者寡欲之門也天地間真滋味惟寂靜
能嘗得出天地間真機括惟寂靜能看得透故吾忘其寂寂也南
星見案橫古琴求爲鼓之甘乃理絃而彈之曰七絃原無始古琴
本無絃但譜絃上曲何以音外傳風來長松下叅我十指彈我心
久如石一彈復流連却除山水外叩之兩茫然南星曰得聞釣天
廣樂心迹雙清矣再求餘韻以洗塵襟又彈日月落水亦落鶴飛
雲不飛殘宵寒夢斷萬象約心微推琴讓客曰望勿吝教南星曰

非所諳也請以詩代彈可乎乃吟曰南國有珍木中含要妙音匠
氏一顧之斲削爲素琴絙以朱絲絃寄以太古心時時橫膝上山
水託意深別鶴爲翔舞湘魚躍幽沉云胡世俗耳不如魚與禽雅
鄭竟莫識吾心安所任甘曰君何譽之太過也夫君子所常御者
琴最親切隨其所在不離於身非必陳設於宗廟鄉黨也非若鐘
鼓羅列於虞懸也雖在窮居陋巷深山幽谷猶不離琴以爲琴之
大小得中而聲音和平大不譁人而流漫小不湮滅而無聞適足
以靜人意氣感人善心故琴之爲言禁也又正也此君子所以守
正而自禁也南星曰今知所以教我也與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
遂留宿山居兩人作連床之話空谷足音各適其適矣次日惟清

邀南星遍遊泉石之間登峰選勝臨流濯足野鳥呼名幽花媚客
竹塢烹茶茗磴著碁祇是心之閒遂覺晝之永不知天壤間更有
何事足以易其所樂也尋流水之源至峻嶺之巔見飛泉下注瀑
布懸百丈風吹細沫濕人衣襟恍疑小雨濛濛何以無片雲而忽
至也南星興高采烈吟曰紅塵不到層崖巔崖巔尙有洪荒泉此
泉終古瀉不盡穿崖注壑爲深淵一客高談一客喜喜向此間悟
微理澗溪水氣蒸作雲雲上高山復作水水雲旋轉相終始山澤
通氣古如此惟清曰不意與君遊山如讀道經矣亦和日記得山
中睡足時倚閣停雲有所思忽然成我同心友翻嫌相見何來遲
山中便是心中意幽玄詩句偏多致握手言歡萬里情無乃詩筆

能縮地則見倦鳥歸樹牛羊下來念柳州縈青繞白外與天際四
望如一然後見此山之特出悠悠乎與灑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
乎與造物者遊而不知其所窮不覺日已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
至無所見而猶不欲回心凝神釋與萬化冥合始見古人體物入
微也其夕促膝茹齋問惟清任山年久曾有奇遇乎曰神仙混迹
常流非有夙契不能幸逢惟一日清晨出門悵望見霧氣濛混中
似有金兜銀幘豹裙虎鳥者數百人各執羽葆旌幢儀仗旗戟等
按隊徐行向祝融峯去鳳輦龍輅上坐尊神霞光擁護再光明之
珮華藻繁縟飾以文犀雕以翠綠綴以驪龍之珠錯以荆山之玉
左右捧劍陸斷犀象未足稱雋隨波截鴻水不漸刃九旒之冕散

曜垂紋華組之纓從風紛紜帶則結綠懸黎寶之妙微符采昭爛
流景揚輝黼黻之服藻火之裳金錦之烏雲霞之彰繁飾參差或
雕或錯薰以幽蘭襲馨肆布餘暉糾縵冉冉漸隱以問於老年人
云是南嶽神朝天而回也吾始知神明陟降昭昭在上世人少見
則心無警惕不知戒懼也南星語余之時在上林寺中言之猶有
餘樂也

水神

九蒼之高迅羽不能尋其巔四溟之深幽鱗不能測其底玄雲無
定體應龍不常儀或朝發而夕卷或泥蟠而天飛舒體則八表不
足以暢述促節則無間不足以容蹤苴蘭城東山三十里外有和

村其民皆白獮居多以種山地爲業孳生繁息之利頗多惟山地不足於水賴雨澤以生物幸滇多龍隨處有之故無旱災村有婦人李氏夫安良入山種地婦往饋之至半途忽陰雲四合風雨暴至爲一物擊倒於地昏悶中覺有物據其腹雨過晴開見其夫告之夫曰此爲龍所觸也得無病幸矣未久夫以時行症而死婦有孕及期產一女撫養至五六歲甚聰慧聞隣居有讀書者入耳卽記於心且能解其義理至十二歲隨母往山中採樵見崖生赤菌其味馨烈色紅如硃女折而玩之覺其氣甚佳沁入肝膈以舌舐之甘滑食少許與胃相宜遂盡食之覺五臟六腑間頓生清明之氣以告母其母曰想是靈芝也山中芝頗多然非靈者芝至百年

乃通靈能隱見其形苟非大有緣分人雖求之亦不能得也况欲一見且不可得乎歸家女由此不思飲食聞肉魚等便欲嘔即菽米亦不能下咽竟絕粒有欲婚輒拒之至十五歲貌愈美雖盤髻赤足如其俗裝然眉宇秀發超然有出塵之姿其門前有塘寬數畝蓄水以溉田者女每在塘邊靜玩見微風漾水漣漪成紋廻旋曲折渦而成點溜而成畫居然是字體也先見二字乃霜筠因悟曰霜筠取其節操乃婦女之名卽以爲名焉自後每玩水紋皆有所得遂通數術之法又水紋多成符籙咒訣試之常驗竟能召神驅鬼飛騰變化之功凡穿石貫金入火出水俱優爲之而不敢輕露憫左近村鄉苦於陸地無水乃咒召四海初成之龍於數十里

丙高山峻嶺之上以法禁之使不得去於是各處皆生泉水以資
農利此莫大之德陰以施之而衆人所不得而知者也余龍珠山
頂有二泉出水不竭亦其遺澤焉鄉中人有病入城醫藥甚難往
往爲庸醫所誤女乃令病者各修路一段或爲之寄病於樹或寄
於石或寄於土病卽愈若病之在膏肓者則書一二字使吞之卽
愈故東山到省城各路俱可以車行人亦莫知所由來也一日女
靜觀水紋忽見水中出一人衣冠古樸履水上岸裳履不溼知其
神明也延之入室奉於上座再拜階下問神何位何教願明示之
曰騰精抗志邈世高超蕩飄舉於元區之表攄妙節於九垓之外
上乎無上下乎無下居乎無室出乎無門齊萬物之去留隨六氣

之虛盈飄埃不能濁其波飛塵不能垢其潔徒寄躬軀於斯域亦何精神之可察女見其體若寒松心若明鏡居絕憂喜生無嗜慾知非尋常者也稽首懇求願得授受神曰真虛之學自保形骸道播四肢德耕五臟故述外景內景之經並是修身修心之要以時人樂其遠不樂其近賤其目不賤其耳故易於易而不易於不易難於難而不難於不難乃立蕊宮欲伸其說虛張瓊戶使重斯言以心付心以口傳口其要在一讀其文卽一修其心讀經萬遍卽可耳聰目明神清氣靈調衛理營六府和平於是染妄不干筋骸自潔同上清之高真爲出世之達人指名喻仙以勵行者未可脂膏滿腹思慮填胸含蓄是非包藏喜怒口念黃庭之字心迷碧落

之門如刻規矩於冰霜齊曲直於雲霧豈可得乎女言下大悟神
復自水中冉冉而沒由是女實其真神其形聽於氣息於踵七日
而外物三月而遺形一年而遊於無有三年而超乎太虛山鬼貢
藥天真授經猛獸護門野禽繞座抱一守寂反道歸根之理既盡
鍊景迴元乘颺蹈氣之術已深可以透迤造化保合大鈞觀變化
而冲和其心撫陰陽而寥廓其視豈兩儀之細而同其性質萬化
之理而拘其精神哉其時常有仙姬妙媛乘鸞驂鳳者來授訣牒
村人不見其形惟見雲霞霧露光輝絢縵之色惟聞金石絲竹悠
揚頓挫之音頻年遠邇各鄉風雨調和黍穀豐稔人心樂易不惟
無盜賊而且無詞訟人家所以多厚積而覺歲月之閒以長也又

數年女之母已老而死女爲之喪葬盡哀每日自己以手掬土修其父母墓墳旣畢遂投塘中自盡村人哀之爲撈取屍身毫無所得塘非深濶乃渴水而求之亦渺無形迹矣

養鷄翁

有養鷄翁年九十矣居於鄉以養鷄爲業每月賣數鷄以供餽粥需家極貧衣服籃縷有人所難堪者而顏如渥丹鬚髮如銀絲陶然自得其樂融融從未見愁煩之態人間翁有法乎何其鷄之肥澤而易長養也曰吾無法只朝則放之夕則呼之回聽其飲食自得而不以過飢過飽逆其性又恐豺狗之擾其羣以害其生也故必收之回以保其身命此鷄得以享吾之利而吾亦得以享鷄之

利也是吾因所利而利之非出吾之有以利之也若出吾之有以利之則諺云斗米斤鷄之利也難以爲繼且將爲羣鷄所誤矣人曰翁何頤養而容貌光澤也曰吾無所養惟樂而已矣問貧窶至此飢無以爲食寒無以爲衣憂將無聊何樂之有曰吾有眼耳口鼻身安得不樂其人笑曰天下之人孰無眼耳口鼻身者翁何所見之不廣而欲挾此以傲於人謂吾所獨有也翁曰人人雖皆有之人人不能自爲主故有之亦若無之矣問曰世上功各位祿不能自主者吾聞之矣未聞已之耳目口鼻身有不得自主之者何所言之過也翁曰今庫儲百萬金令管庫者守之彼豈得據以爲有乎人之身小之不過太倉一粒大之則百萬之金猶不足比其

重也乃于謂人人皆有耳目口鼻身試問貧賤之人不安於貧賤則思富貴耳欲佳音衛鄭不得聽目欲美色靡曼不得見口欲旨味珍錯不得嘗鼻欲妙香檀楠不得聞身欲安處廣廈不得搆凡其所欲取以快意而適情者皆其無可奈何而夢寐妄想之者也而彼得以自主乎不得自主則是耳目口鼻身皆非彼之所有也明矣又試思富貴之人恐失其富貴各見其尊寵耳有聽也惟尊是聽目有視也惟尊是視口有言也惟尊是言鼻有息也惟尊是息身有動也惟尊是動其於尊寵視聽言動息之外豈敢毫忽自爲視聽言動息以取觸於尊寵乎其不敢取觸於尊寵則吾之耳目口鼻身皆隨彼之所有以爲有也而吾不得以自主矣抑又明

矣夫人至本身所生而自有之物尚不得以自爲主則苦矣苦則不樂矣吾也任天而動不惟無富貴在心中亦並無貧賤在心中不惟無富貴貧賤在心中且更無變幻死生在心中吾耳聽天籟如聞咸韶之音目視天雲如覩炫麗之色口飫天漿如饜沆瀣之醕鼻吸天和如領芳馨之妙身處天宇如卧覆幬之寬則何往而不自得乎又何徃而不自樂乎無論吾生也樂卽吾死也亦樂人問死者人之所惡子以爲樂何也曰人惡死者惡其所有之聲色貨利一毫不能帶之以去也吾樂死者樂吾之耳目口鼻身可以隨吾以歸於原始返終也夫死之生一往一來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也吾故不以相苦也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者非惑乎

抑安知今之死不猶愈於昔之生乎吾安得而不自樂乎天下之
亂皆生於不知足知足則樂不知足則不樂雖天下之爲盜賊者
亦然盜不樂其貧故竊富者以利其貧賊不樂其身故殺害他人
以利其身此皆生於不知自足之樂雖至士大夫之亂家諸侯之
亂國亦然若使天下皆能自有其耳目口鼻身雖驅之爲亂亦必
不肯往矣何也彼固各樂其所有而以致亂爲太苦也昔有辭其
師出遊三年而復歸憔悴枯槁氣短神縮若大可憐非復昔時之
廣體胖也師問之對曰吾始山中至於長安見權勢富貴之盛
心切悔往年在深山窮谷從夫子學忍飢寒甘寂寞如山水木石
而已不數月吾自王公大臣卿相近侍之門無不至者及一年有

向與爲歡者過之可弔矣有始拜侯往還已而聞就辱矣有裂爵
襲封尙未識疆土而敗矣有懷印綬未煖而更替矣其客有得祿
食輒牽連而死者有得金玉皆發爲奴者有陪遊燕或刑或戮者
吾犬逃鼠竄者年恆數數矣起視天地如置在杯斗之中不知跼
踏之何處其師嘆曰汝學已有年不自安貧樂道忽然望勢利權
寵而往依附焉今得筋骨載皮肉而歸幸也大矣惜乎汝耳目口
鼻身俱已爲他人所有矣奈何吾聞漫叟之教其弟子者如此故
吾得以有耳目口鼻身而自樂也夫聖賢之於衆人也飲食衣服
同也聖賢每同衆人仰高者不自同聖賢也魚欲異羣魚舍水躍
岸則死虎欲異羣虎舍山入市則擒聖賢不異衆人特衆人不肯

爲聖賢之所以同也則不能自樂則不能有其耳目口鼻身矣翁
姓段字亮工晉甯諸生精於琴曾負一琴遍遊天下山水而歸年
已老養成木鷄矣

採藥女

有士子佟毓華字秋實全州人幼喪父母育於舅氏十一歲爲人
牧牛聞隣家讀書輒記誦不忘舅甯恆夫家小康乃送塾師從學
至十五歲居然遊泮矣其年村鄉遠近瘟疫流行沾染相傳病卧
者雖親眷不敢問視各皆遷徙他處適恆夫染病不能行動家中
人皆避去獨毓華不離曰我無舅何以能生長成各今視其臨死
忍心棄置我縱逃得生而我心已先死恐見禽獸而生愧也遂依

依左右親湯藥不暫離忽聞門外有喚賣藥者止門視之乃一女
子年十八九風鬢霧鬢娟雅明潔衣翠色衫裙而赤其雙足携竹
籃內草藥數種不知其名佟以數十錢購得草六七枝其夕煎一
枝飲身其病旋愈出其餘草以飲隣病亦旋愈乃知是靈草也欲
再購之而已不可得矣逾月佟入山掃先人墓遇暴雨山水陡發
過澗爲急流衝跌隨湍流而逝不知遠邇自分死矣至一山脚得
人以竿鉤取上岸視之卽前賣藥女子也心大感慰謝曰不識何
修何緣再邀回生之惠自顧衣履淋漓殊甚羞澁引至深谷中青
瓦屋數十家散處原隰蕭疏掩映於桃柳之中入屋雖非寬敞亦
曲折幽潔延坐書室小窓外修竹數竿案上書硯楚楚位置知女

子解文墨也移時送火盆至令烘乾衣物帶見其母旣乾女來白
母請客相會則老嫗年六十餘髮白面緜背駝眼昏惟耳聰尙了
了問其氏族里居佟告之嫗曰郎非乳名結實乎曰然嫗喜曰乃
吾滿月半歲所抱弄者也郎今年幾許歲曰二十矣曰相隔十七
年無恠吾老且賸賸也往年遭水荒吾本龍陽縣人逃災至全州
得遇郎之母心慈善以閨房一間留吾住而又給以朝夕飲食寒
暑衣物吾携小女年二歲常啼泣母亦不厭也郎父去世見吾質
實出力母乃約爲婚姻交以銀釵作聘指頭髻曰今尙縮髮也郎
吾婿也女子聞言紅暈於面急避去佟司嫗姓氏曰吾符氏先夫
姓尙耕讀爲業女字蘋藻今年十九矣記其三歲母亦去世寄育

舅家吾無所依有親在此故來投處不料天作之合今晨喜鵲啣
啣應屬吉日也卽可諧花燭矣佟退乃邀約隣家翁婆少婦穉女
皆有至者遂贊襄如禮焉次日拜見各親友問母蘋藻何以賣藥
曰此奇遇也因吾目昏女禱天欲得藥以治目疾逢女仙於山中
携鋤采藥女苦留至家奉若師出草食之目漸明並教女以吟咏
數術之學三月而成臨去告曰吾華姑仙也故風角卜筮驅役鬼
神女皆知焉兩次救援報郎母之德也於是夫妻無事以吟咏唱
和爲樂佟吟曰山矗矗兮雲漫漫雲容山色微茫間一天淡月秋
空淨滿地落花春雨寒山人愛此有清趣牽雲結屋依山任一縷
茶烟午夢間兩腋清風欲飛去欲飛不飛無限情拂絃時作太古

音驚猿吐月淚潛墮老鶴支更相和鳴夜深萬境俱岑寂兀然虛
室生寒白回頭人世隔紅塵雲山慘淡無顏色妻亦吟曰依依重
依依不忍生別離別離已可悲況值秋風時柳衰不堪折情苦不
堪說願妾爲小星君身化明月明月貼天飛小星恆相隨月出星
隨出月歸星亦歸莫學秋胡妻相逢不相識生者固可暫死者亦
何益隔數月終以考期在適當回應試蘋藻云君不聞祁嘉事乎
有神夜呼曰祈孔賓祈孔賓隱去來隱去來修飾在晚世甚苦不
可諧所得未錙銖所失等山崖君應試所以求富貴也富貴之人
目之所好者五色也耳之所悅者五音也若能棄衆人之所收收
衆人之所棄味無味於恍惚之際兼重玄於衆妙之門宅不彌畝

而神游九州形居塵谷而心栖天外雖黔婁之高莊生之遠茂以
加矣何事富貴也終終以急功名辭去蘋贈詩云微雪上輕雲長
眉未嫁人阿姨歌柳絮小妹咏桃根白玉裝燈檠黃金泥舞裙燒
蘭寒漏盡題詩贈羅中佟既去久未歸蘋藻復寄詩云與君遠別
離君說函谷關關遠在何處妾心隔前山不怨萬里遙不愁家計
寒所怨纔握手門前路已灣自悔握手時如言明日還後佟三上
不第流落都門不能卽歸寄歌以答云縞幽蘭之秋華兮又綴之
以江籬旣姱麗而鮮雙非是時之所珍奮余榮而莫見兮播余香
而莫聞慎獨守此側陋兮敢怠遑而舍勤蘋藻知其所在乃剪紙
作雙鶴跨飛到京分一鶴乘佟歸山自此神仙眷屬與清泉白石

結長生之契不復踏軟紅塵矣嘗言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知其然則其所得於潛修可想矣

竹婦

思茅地方有車氏兄弟甚和讓兄名車輓字遵道弟名車軌字循行異母所生其友恭之性雖祥覽可媿也父作茶商家產頗裕輓自生母棄世遭繼母虐遇之時年六歲已能諸事順從隔年繼母生子軌轉眼三四歲便知悌弟之意得食輒推與兄及七歲隨兄就傅從學雖寸步不離母欲虐兄則陰爲調護之軌十三歲兄已十九矣應訂婚母故遲阻之欲先爲弟議姻父以兄宜在先是俱未娶繼而父故服闋則兄與弟學已成應童試偕獲售因母欲

爲二人分家產而先擇華屋腴田現銀與弟只給兄以山田壞屋
弟欲以美者應讓兄彼此推遜曰重貲財而輕手足何以爲人弟
乃託言到省肄業實欲避產也兄知弟已啟行乃往追之於百里
外始及弟携有餘銀遂商同赴鄉試成名而後歸次日行至恩樂
山時已暮而無旅宿處心甚着急遙見前二三里有火光自林疎
處透出往投之則一大庄院也扣門求歇二老嫗應曰家無男子
不應留客看二郎君是文雅士容白主人一嫗入久之出告曰可
延至東園亭軒暫止否則當途豺狼甚多也二人到軒中設列俱
清雅見窓外月色朦朧花木掩映甚多其夕肴饌亦佳旣而就寢
交弱之人行路辛苦不覺酣睡及醒與則日光照窓紙矣忽聞園

中有女子笑語聲自牖窺之則雙嬌並艷年已及笄月眉星眼霧鬢雲鬟倩麗絕世真天人也旋見兩媼陳早膳來乃託致謝主翁並問姓氏媼曰主翁姓清諱操人稱爲孤高先生世守耕讀不樂仕進愛君子之風隱處深谷以避塵俗二生請謁主人媼曰翁媼作古已數年無子只遺二女當時富貴人家求姻甚多翁皆拒絕不肯與世俗往還故至今尙待字耳兄意世間有此佳人盍爲弟訂婚託媼達意媼去而返曰二姑以清高世守本不願附葦蘿奈先人已杳門戶無人支持得松柏倚之亦善惟姊妹天性標異不欲遠離故土又不欲彼此分袂前有議親者將訂長則讓於妹將訂次則讓於姊兩相推諉是以遲遲兄曰吾二人皆未婚不誠聯

芳可乎嫗又去而返日贅於此則可諧也兄弟相商得此名園作
讀書之地較之城市已免煩囂况又無孤寂之感耶卽託二嫗作
媒妁請其族長簪笄翁主婚擇期連姻合番其夕花燭琴瑟繼以
絲絃簫管真四美具矣二女博雅淹通詩文妙絕所以教益二生
者頗多且又精於數術一日遊園後山澗間見泉香石媚風景如
在圖畫中問何地名女曰是嶰谷也則有五色飛鳥栖止林端鳴
如鐘磬之音清心洗耳鳥身大過鶴文彩煥爛映日愈鮮女曰此
鸞鳳屬也喜食竹實谷內修篁高數十丈生米粒大逾豆食之翎
翮勁健澗水醲逾醴飲之羽毛生光以故遠近多來翔集也姊以
手招黃色二鳥立於左呼兄與馭之妹以手招青色二鳥立於右

呼弟與馭之共飛騰雲漢作汗漫遊至一山四面皆水珠宮貝闕
數十百間玉女居之常聞金石絲竹之音徹於山頂見姊妹至呼
曰筠姑篠姑來乎生問何稱姊曰吾字筠碧妹字篠翠故呼之也
玉女輩邀入靈洞異香芬馥岫石明朗轉至璇室飲以瓊漿金液
奏笙簧絲桐以餞送之又至一島名嶸州露着木石之上皆凝而
爲甘脂可以作菓有蠶長七寸黑色生鱗角以松栢葉覆之作繭
長一尺其色五彩織爲文錦入水不濡其間樹木葉生五色枝幹
直籠雲霞下無旁條樹頂圓如蓋陰罩溪水味甜逾蜜取以投於
井中一井之水皆變爲甜以洗衣物則水沾濡卽明潔人沐浴則
肌理柔腋終身無疾病矣再至一地曰瀛壖亦名環州班魚鼻端

生角鼓浪而戲噴水成彩如慶雲之麗無以加也多嗅石獸狀如麒麟不食生卉不飲濁水嗅石則知內有寶玉吹石自開珍璞燦爛所生草曰芸苗食葉則醉餌根則醒以置衣裳內香氣襲人經年不散更遍遊名山大川姊妹皆告以名物之異興盡皆歸兄弟自此不復飢渴頓忘名利之心此時姊妹各生一子兄之子名員弟之子曰當俱二歲兩孩岐嶷在襁紉中居然有過母氣概頭角崢嶸便欲凌雲干霄其時三年鄉試二生欲赴省成名姊妹曰虛名如夢寐至道在方寸實相無所任泛然無事獨與道俱所以順理而隨世也長松飛泉優游吟想擾擾俗情當澡濯以去與其赴省何如回家携二子一認家園爲有得也兄弟然其言乃帶兩孩

還鄉至則母死已二年矣兄弟以孩託於叔伯而以家產送族人作義田仍返嶰谷四處尋覓全無舊境只見谷中修竹最多內有竹粗圍數抱若剖而截之似可作舟因念此卽筠簾姊妹也兄弟相對不覺皆大哭哭已忽聞隔林有伐木丁丁之聲往尋則前二姬立澗邊見二生回頭急走兄弟速步追之入深谷中俱不返矣

茗叟

李鶴人先生爲安徽方伯時毛賊踞各州縣民苦難堪先生帶兵勇收復英山霍山六安等州縣逐賊東竄紮營廬州城外三十里恆帶數騎往數十里外察視民瘼並審山川道路攻守戰鬪進退扼要形勢一日至中途口甚渴欲尋可飲處見村居焚毀尙餘數

間似有人烟及至村則寥寂無鷄犬聲遙見一人在破墻內鋤園地種菜蔬呼之來則六十餘老叟瘦弱可憐語以需茶飲欣然應曰此出茶之地茶葉家家儘有惟少米耳卽延至其屋出脫腳凳以坐客入以瓦罐烹茗酌以瓦杯奉敬見從者皆立知是貴人聞爲李方伯深相欽愛是吾一方之福星也乃告公曰此地常有賊黨糾羣搜擄願公以後勿輕出恐意外生虞耳李公以其談吐清雅知非鄉愚農人乃問向來情況對曰吾以明經不第居鄉課讀家中男婦十餘人俱爲賊擄去只老妻與一小孫年五歲賊嫌其老嫌其幼得留家內耳若非公兵勇到此則殘喘久難延矣李公憫之贈以銀五金再拜謝曰膏粱之口天與其味之薄藜藿之口

天與其味之厚千金之子餘百金而自貧窮簷之家得五金而自足是故口常淡則能養味而白甘心常淡則能養財而自足矣李公欲授之職延至營中以備咨詢辭曰昔晉文公田獵遇漁者曰鴻鵠保於河海厭而移之小澤則必有繒繳之憂黿鼉保於深淵厭而出之淺渚則必有網罟之憂今君逐獸何行之太遠也文公欲賜之職曰君能保其土地則漁人亦與焉君若不保其土地則漁人雖得職亦不能保也遂辭不受曰君急歸國吾亦歸吾漁所李公欲問其姓名曰慙愧矣慙愧矣一日移營居大村中清晨茗叟謁問者未爲通乃竟入公館到上房公寢未起呼曰某承高誼舊矣乃今方遇事以達而又忽然奈何命也放聲大哭衆驚奔入

侍側李公亦驚而出始知大股毛賊已至村矣其日若非張凱臣出奇以却賊則李公豈不大危乎凱臣事詳紀應變篇中

鷄足山三百庵

五岳不崇朝而雨天下德施廣大故視三公也四瀆蕩滌垢濁能通百川於海焉爲施甚大故視諸侯也其餘山川能生產萬物能潤澤萬物能出雲雨恩及品彙故視子男也至若不受人間爵位不與世間爭雄傑競高深超然特立於三界之外脫然相忘於五行之中其高二百里其廣八百里與崑崙接隣而並峙如鷄足山者非惟山中之隱淪直是山中之仙佛故能孕育陰陽而變化出奇也哉山在滇迤西大理地界當時彌勒尊者於此山成佛如來

世尊亦於此山得道後傳衣鉢於迦葉尊者遂以開不二法門之宗本源常在妄轍遂殊過動不動離俱不俱五蘊本空六塵非有苟外身心孰爲休咎六十二種一百八喻悉無所得應如是住華惟簷蔔不嗅餘香林是梅檀更無雜樹無有可捨是達有源無空可住是知空本鼓棧海師不知菩提之行散花天女能變聲聞之身則知法本不生因身起見見無所取法則常如也乃化身菩薩在此化身而肉眼凡夫願開慧眼遂領徒屬盡詣禪居大興法雨普灑客塵大衆來自十方本覺起於三世定無所入惠無所依舉足下足長在檀場是情非情同歸性海於是山中乃有三百庵焉四十二之聖賢接踵比肩一十八之虛空心持目想猛勇精進博

達淹通故能模楷四流笙簧二諦將益四生之福爰開十善之因
半籠七十二代鬱映萬八千年五濁資而九有清羣生聞而六念
作故三乘弟子羞稱多聞七種學士莫不欽愛焉毛孔之內鼓大
海之波濤芥子之中鬱須彌之巖嶠擲世界於恆河沙外不覺不
知攝方丈於大衆會前同瞻同仰嵐風動地口吸莫以爲難烈火
燃天腹壯但聞其一也山中出孝虎額挺雙角玄毛露光性慈善
不害物見人則伏瞑目若睡人過乃行惟猛獸毒類如虎狼如蛇
蟒等遇必噬嚙之亦不食其肉也又有青螭形如龍只少角與爪
甲其力雄厲無前常爲寺守菓園樵採者不敢至焉又產素虬鱗
甲與應龍無異惟角無分歧山中四時不化之雪内生雪蛆大如

鼠肥膩甚甘食之鬚髮已白轉黑齒落而復生乃陰中真陽也雪
虬每穴入深雪中捻取雪蛆以供僧膳螭與虬皆靈物能解人言
語也山多大竹干霄拂雲甘露綴葉梢每數日不晞食之如蜂蜜
其結實大如松子常有五色鳥來栖食之其鳥大類鶴遍身鱗毛
純蒼翠色者俱多純赤黃色者較少聲鳴如鐘磬遠聞百里外鳴
則草木怒生日苗數尺長其樹有金剛枝花開似紅蓮萼內放霞
光艷艷不斷綿緲接天則化作五色慶雲恆三五日不散故滇中
常有彩雲現也又山之旺氣結爲樓閣窻開四面風爲開掩日光
映之金銀宮闕千門萬戶浮圖九級透明玲瓏遙見瓊臺之上時
有羽衣星冠瑤珮珠履之客偕丈六金色身袈裟偏袒者乘狻猊

駕鴛鴦以相往來欲踪跡之則莫可端倪若與海市蜃樓無異矣
一時陰晴互分或山上滂沱山下烈日或山腳淋漓而山腰朗霽
或四山霜雪雨露各不同而和氣如春則同則其高大不可想見
乎山有素風氣息恬淡衣服垢汗吹之卽明潔如新澗生沸泉芋
瓜投之卽熟可食他物亦然也至於水銀丹砂石英鍾乳尋常之
物不足計矣至於碧研洗祖母碌紅藍青黃寶石等皆螭虬守之
人無能取耳其產儲百物尙如此況其鍾毓碩人畸傑也豈得以
一一悉數也哉道光辛卯年有老僧自鷄足山來省簽題修寺人
問僧臘若干答曰鷄足山中三百庵每庵老僧住一年問我在山
作何事日間吃飯夜安眠人以其三百多歲人也佈施無算後又

自鷄足山來者乃知三百庵之外另有一庵名曰每庵其庵房屋甚多如書院之室凡四方來朝山掛單者每人與屋一間住聽柳聽板吃飯而已故前老僧住此每庵內一年除吃飯睡覺無事其所言亦實爲聞之者自誤耳

五老峯太極圖

滇省城東二十五里有五老山其山五峰並列端肅靜穆如五老人狀座下一潭與小山環抱如太極圖狀故曰五老觀太極雖畫工繪之無此巧也天地造化往往出奇令人不測其水深無底清而甘旁有珍珠泉其泡圓大如彈丸自泉底貫串聯綿而上浮水面後時不散故以珍珠名之潭水湧出晝夜不息於水口分二股

如燕尾狀南開一河曰金汁河北開一溝曰銀汁溝足以灌溉腴
田千萬頃其利之美有如金汁銀汁也至於山之幽奧昔有詩云
亦得其形似矣清溪合冥漠神物有顯晦龍依積水蟠窟壓萬丈
內跼步凌岷嶠側身下烟靄前臨深池幽却立蒼石大山危一逕
盡峴絕四壁對削成根虛無倒影垂澹瀨黑如灣環底清澈光烟
碎孤雲倒來臨飛鳥不在外高蘿成幃幄寒木疊旂旆遠川曲通
流嵌竇潛洩瀨造幽無人境興發自吾輩欲歸遺恨多將老斯遊
最閉藏修鱗蝥出入巨石碍何嘗霧氣收快意風雨會蓋此潭中
有黑龍最靈變化無窮山上建龍泉觀壯麗宏濶洞天福地也觀
前有唐梅卧如盤龍勢又有宋栢垂髯似蒼虬吟風皆非凡間物

也觀中有道人姓康入山採菌以供飲食菌有名鷄棕者其莖粗
如人臂腕長尺許蓋厚一二寸色潔白如玉肌腴而甘其味似鷄
肉香故曰鷄棕此菌生亦奇其母乃小壳虫二枚大如黃豆匿伏
菌根採者今日取去或十支八支叢生約重數十斤明日往取所
生較大而多日日取之不盡也若掘傷其母虫死則不復生一支
矣康道人携鋤在深林中聞有人笑語窺之乃五老人環坐磐石
邊石平如案各古貌古服年俱八九十歲一南向坐者衣黑色曰
大家快聚與其談玄論妙不如各唱道情以開襟懷於是自取漁
鼓簡版拍合音節一北向坐者衣赤色先唱曰目前咫尺生生路
多少愚人不悟愛河浪濶欲波風緊舟船難渡畧聽仙師語到彼

岸只消一句煉金丹換了凡胎俗骨免輪迴三途苦萬事澄心定
意聚真陽都歸處分明認得靈光真趣本來面目此個幽微理莫
容易等閒分付知蓬萊自有神仙伴侶同携手朝天去西向坐者
衣青色接唱曰數千年來名標青史幾多俱委埃塵悟黃梁棄事
厭世藏身將他一枝丹桂換得幾載青春三山海上華巾羽扇誰
識天人蓬萊願應飛舉誰知會合仙賓遙想望吹笙玉殿奏舞鸞
裊風馭雲軒不散碧桃紫李長新但得一粒九霞光裏相繼朝真
衣白色東向坐者躍然曼聲曰西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茫茫塵
世裏獨清閑自然爐鼎虎繞與龍蟠九轉丹砂就一粒刀圭便成
陸地神仙任他富貴擁華軒到了亦徒然黃泉路上苦夢驚殘是

非海裏終久立身難拂袖江天去白蘋江蓼再遊海外名山碩腹
黃衣坐於中者掀髯笑歌曰火宅牽纏夜去明來早晚無休奈今
日不知明日事波波劫劫有甚來由人世風燈似草頭珠露我見
傷心淚暗流不堅久只石中迸火水上浮漚休休及早回頭把往
日熱鬧一筆勾但粗衣淡飯隨緣度日任人笑我亦復何求限到
頭來不論貧富著甚慌忙日夜憂勸少年把俗孽棄了山上來遊
衣白者乃交簡販漁鼓與右坐之人拍掌唱曰詩曲文章任他空
留數千萬篇奈日推一日月推一月今年不了又待明年有限光
陰無窮火院只恐蹉跎老鬢邊貪痴漢望成家學道兩事雙全凡
夫只戀塵緣又誰信壺中別有天不親富貴不疎貧賤只要心堅

不在勞力不須苦形息慮忘機合自然長生事待世人一切放下
方可相傳康道人以採得之菌跪獻五老人前稽首祈曰塵凡下
愚幸邀天緣得遇真仙敢求救拔苦海永樂大年諸老曰爾物非
吾所需也惟爾志則可嘉但未知心內堅貞否夫世人之不能入
道者貪富貴也人身處富貴苟以養生之不存則五臟四肢猶非
我有而况身形之外安可有乎美玉投蛙明珠彈雀捨所貴而取
所賤人卽以爲惑矣今以富貴爲重而自輕身以殉之豈得爲不
惑乎人之所生其形骸九竅取象與天地合同學者觀凡得要以
通九野逕十門外天地裊山川其於逍遙一世之間宰匠萬物之
形挾日月而不窳潤羣彙而不耗曼兮洮兮足以覽兮藐兮浩兮

曠曠兮可與遊矣元眇之中精和靡涯棄其畛繫斟其淑靜以統
眾妙理百端通殊類應變化非循一迹之軌守一隅之方拘滯牽
連於物而不與世相推移也果能審死生之分別同異之迹節動
靜之機以反其性命之宗使之愛養其元神撫馭其魂魄不以物
易己而堅守其虛靈之宅則庶幾矣康道人竟能解悟所言五老
喜呼之隨往深山大擇之中不知雲跡何往龍泉觀見道人不歸
邀伴往尋滅迹銷聲惟見磐石邊產赤芝五柄光華灼灼持以供
案上香氣拂拂不散芝色亦數年不變後十餘年康道人回言其
始末乃知所遇非常矣道人名潛號昭然

康硯

龍泉觀康道人自採菌入山未歸同伴以爲葬於虎豹腹中矣隔
十餘年忽然回寺問當日何往曰從老人到深山中無飲食日撿
橡栗充饑渴則飲水每日令鋤茯苓以爲餌今老人遠遊始得暫
歸一省故人耳問爾頻年學得何道否曰只教我學唱道情以後
作丐人乞食不愁餓斃矣又教之云人所以有患者以有吾身若
吾無身更有何患如此則唱道情亦無用矣衆曰爾試唱與聽亦
可解寂康曰無漁鼓簡版奈何衆曰只拍掌代之也康果拍掌唱
曰心空道亦空風靜林還靜捲盡浮雲月自明中有山河影供養
及修行話舊成重省豆爆生蓮火裏時痛撥寒灰冷又曰暫遊大
地白鶴歸來誰共語山裏人家曾見寒梅幾樹花春來春去人在

落花流水處花滿碧溪藏盡神仙人不知衆曰尚有幾曲乎曰有則又拍掌唱曰舉世人生何所依不求自己更求誰絕嗜慾除貪痴莫把神明暗裏欺學道初從此處修斷除貪愛別嬌柔長守靜處深幽服氣餐霞飽卽休貪貴貪榮逐利名追遊醉後戀歡情年不永代君驚一報身終那得生康問爾等知乎曰不知所唱何事也康呵呵大笑曰信如所言則乞丐亦做不成矣自此言語若顛若狂行止似呆似痴每日不做一事飽食之後卽在竈前向火而卧人問如此熱天爾何在此向火曰吾畏冷耳人曰揮扇流汗何以言冷曰爾等自覺其熱吾自覺其冷耳陽不極則陰不萌陰不極則陽不芽極寒生熱極熱生寒申道致詘道致申其動也日

造其所無而好其所新其靜也日減其所有而損其所成其上也
懸天其下也淪淵其存存而亡亡微微而章章始始而終終融融
而冲冲近玄者玄亦近之遠妙者妙亦遠之譬如天蒼蒼然在於
東面西面南面北面仰而無不在焉及其俯則不見矣天豈遠人
哉人自去天也爾等知之乎衆不解所謂皆目之爲妄誕人矣康
常擁火衆恐其火災偶發而又惡其不事一事懶惰成性或令他
人效尤則共逐之康乃日行乞於市夜則宿吳井橋外一山神小
廟內此廟前有宿者多無故以死或謂是汗觸神怒或謂是乞人
餓斃而已廟之四近皆叢葬義地千墳萬塚壘壘難以數計廟前
有村曰倪家灣康每日手携一烘籠內常有火片刻不離睡則擁

抱之一夕卧廟中所薦亂草爲烘籠內火所撚將廟全行燒燬村人來救則火已燼謂道人必死於內矣及撥開瓦土則康仍熟睡未死衆訝之問爾燒吾村廟宜賠修也康曰廟不焚則爾村人恐不久卽燼矣可於神座下掘開自知衆各以鋤掘之見下有穴穴中鷄鴨犬豕之骨甚多人顱骨亦甚多傍燒死一豺狗尙餘骨肉未燼問之道人曰此野狗食人無厭凡新葬者彼能啟其棺取人之顱而吸其腦旣多便可化形將來爾村中人必受其害其犬豕鷄鴨遠近村居所失雖多猶其少焉者也吾故運真火焚之以絕其後患耳衆乃知道人之異於時有患癆症問康能治乎曰此不治之症也但爾能行善事百件吾當爲爾治之其人願施養濟

院綿衣百件道人至其家令病人以臉烘於籠上過二時曰愈矣
病者果清爽健旺行步自如惟瘦弱而已曰此不難食淡飯一月
則肥矣人問其故曰癆有虫臉向吾烘籠火則虫自趨炎而出如
蛾赴燈虫死而病自愈也又有眼珠如故而看不見物醫家謂是
青盲不治之症道人亦令行百善事乃治之其人願修路百丈道
人命以眼對籠火烘一時而能見人問其故曰眼中真陰水也陽
火不足則氣不升水凝結不能鑑物以火烘之水融化如故自能
見矣其治疾多類此道人無事恆取土泥以手捏作硯置烘籠內
燒煉成瓦遇路途間小學生察其家有德行者則與一枚得者初
不以爲奇珍也而凡得硯之小學生其後必成科各有位祿家必

興盛其硯流遺世間卽曰康硯余見一枚大三寸寬二寸形如懸
膽上小半作方池下大半作圓凹塘其背三脚如蟾而前一足後
兩足不同也其色黃青其質視之則粗以手摩之則細膩故下墨
而又養水也余以五兩銀購得之聞他人所買者價恆二三十金
也此硯存欲明姪處溟亂日久未知尚在否

蝸居

薛稷字饒堂東城外任人父以種菜爲業家居陋巷之中時十八
歲怙恃棄世爲營內作抄書胥寫冊度日人有邀館二十里外以
課蒙者曰吾遠出則不能朝夕歸先靈香火無伺奉故不欲也人
曰盍奉先靈同往曰人生時久住之屋其精神常與相依若遷之

他處雖高堂華屋其精神不屬如未奉也舊廬雖草舍一間庇風
雨已數十年一旦離去屋必傾覆不惟棄屋是棄雙親所依憑吾
故不忍暫離只思人之夢寐總不出舊廬之地若新構巨室雖現
處之亦不夢偃息也一日遇龐先生於道知其異人也慇懃延之
至室烹茗以進其意甚恭龐見其屋雖小間而洒掃清潔案上筆
墨楚楚喜其貧而有志見案上一歌曰我有方寸地中涵萬古天
幾回欲施布地步狹且偏起來行摩挲天地萬物如我何天地苦
不寬萬物苦不多滄海茫茫蕩蕩誰能以蠡測磔磔伯倫輩何止容
數百韜鋒斂迹且隨時磊磊落落徒爾為不如放出別腸三千丈
停蓄丹田作酒池甕頭飲酒甕底卧開口高歌誰人和倒囊傾出

千黃金鑄取仙人劉伯墮龐先生曰孺子可教也亦寫一歌以導
之歌曰一室如斗大兩膝僅能容轉身若有碍奮志無不通元穹
蓋我頭厚壤承我足前有往古過後有來今續藐然一身天地間
後萬萬載前千千所居之地纔數尺所生之世無多年自從混沌
初開到今日生人何止千萬億醉生夢死奄忽盡幾許名留在方
冊上天下地往古來今散之萬事收之一心薛乃再拜稱弟子於
是每就龐先生學遂得其所授亦能呼神請將驅邪逐魔師嘗囑
之曰爾術已知而道未修德未隆不可輕露苟若不慎肆然有恃
以爲不恐一旦遇厲鬼其氣勢積之數百年雄猛悍克倘力不能
勝必致反受其傷彼時雖欲悔之亦無及矣薛奉教惟謹其隣家

富而年老無子妾有孕臨產三日不下母子命如風燈舉家徬徨不知爲計以問於薛薛曰此易事耳乃以硃筆書二兩字於寸紙上令操作小圈以水吞之其家照所囑兒卽生下兩手握拳左右各一紙圈卽此書兩字也隣翁感其德以巷內閒屋三間酌之薛辭曰吾惟不肯離敝宅是以甘守貧寂而不他去翁但能於吾出外時爲照拂舊居則勝於贈以新居矣四隣皆重其狷介而多情又有人家爲魔所擾前已死二人矣延薛往視謂其家曰乃縊死之鬼尋替代耳似此冤冤相尋何時能止邪恠祟人則可驅除此自尋替雖非恕道豈能責備鬼魂乎須善爲遣之乃以硃筆書三言四句云前已誤後勿誤爲解脫超生去焚之旋見縊鬼欣然叩

頭無數出門而去自是屋內安然無患矣其被魔者乃一女子尙未字其父母託媒欲以妻之薛不可曰吾甚貧一身體粥尙難繼也其家又以宗嗣承接爲重何可守硜硜之義且女子非邀惠援則骨化形銷久矣隣富翁聞之亦出百金爲具聘禮衣物乃入贅於女之家而薛早晚仍守其舊廬逾年生一子薛喜曰先人之敝廬有守者吾乃今而後可以從師遠遊矣又有人家二子俱娶親生子女頗勤謹在校場作估衣生理積貲修屋雖非華麗亦屬新廠工竣親眷賀者無不稱揚其二子皆能克家也乃自屋已鼎新人不依舊忽然一子喜飲酒終日杯不離手每對人言極天下之美趣無有過於此味者一子忽然喜賭錢夢中猶自呼么每對人

言充世間之樂事無有加於此快者於是事業漸窘其家疑之以告於薛同往審視坐堂中閉目片刻謂其家人曰乃木泥匠之魔術也可於大門上拆驗之得小木人手執骰子狀又令於後墻某方位拆之亦得一泥人左手執杯右手執壺面塗以硃狀於是焚毀木泥人而二子遂如夢醒始悔從前所爲殊不自解也凡薛所以爲人解治者似此甚多一日龐先生來謂薛曰吾將遊五岳訪高人子能從我行役乎曰得侍甚幸遂偕之去夫人適數百里出門惘惘有離別可憐之色持被入內三省丁甯顧妻子語刺刺不休今薛從師數萬里外獨無幾微牽掛之意出於顏面豈不真知學道之輕重哉

萍逢

方便於人卽是方便於己刻薄於人卽是刻薄於己費千金而結納勢豪孰若傾半瓢之粟以濟飢餓構廣廈而招接賓客何如葺數椽之茅以庇孤寒憫卹人窮雖分文升合亦是福田樂與人善卽支字片言皆爲良藥肯吃小虧是得大便宜之本肯下小心是受大利益之根喻自勤湖南人販貨來粵消售又買粵東雜貨販至楚南分賣利益頗厚以三百金之本數年卽成巨萬而人頗謙和故交接者多其往來俱由北江至樂昌撥小艇過宜章九十里到郴州上船下流順水數日卽到星沙一日滿船貨物在佛山開船行十餘里見岸上有一人追呼搭船船家不肯應喻曰看呼船

者乃斯文人何不撐篙近岸帶一人去亦非難也船家皆云面生人恐生意外憂况沿河盜賊最多每每裝作搭船人以爲內應也同行之客亦云慈悲生禍害不如絕之爲妥喻云聞其聲音非本地人豈有外江人而肯爲本地賊作線眼者乎况我正載客何不容我帶一人去衆無奈乃傍岸其人跳上船入艙與各拱手謂喻曰非君多情則我今日須奔走許多路也見其手提竹籃內有硯敗筆殘書數本似在村中教蒙者其時二月初天尙寒身上破綿袍一件甚油穢喻問何籍曰吾江西瑞州人也訪所親宦於粵者至則官丁艱回家故無奈賣卜擇字以混日無貲不得歸今勉強沿途托鉢去吾姓袁字邁甫喻亦以姓字告之至午飯喻邀與同

食談論頗洽遂共飲食者六日至英德地方見岸邊泊船甚多船家云宜早灣船過此須三十里乃有灣泊處此一帶常有搶劫也是盜賊藪窟地方有等劣紳出米飯以供賊劫得則瓜分之故賊膽大而捕緝難也卽汎地兵役亦與相通縱有捕獲者紳士謂是良民則保之不准保則控府控省以爲冤多至釋放者其時日將落忽有十餘賊執刃將上船岸上四賊持火槍裝子藥以待燃船上水手跳水中逃避有躲入艙內者諸客驚懼不知所爲惟任其擄掠但得不傷人爲幸矣有啼哭若呆手足無措者有以被蓋頭而卧者有匿入後梢面向板而伏者有遙望叩頭若春者有呼天救命者畏怖之狀似猪羊進屠房惟有股栗待斃苟延片刻爲望

也袁生看之大是可憐乃謂喻曰君勿憂吾在不足慮也則見披其破棉於身空手出艙門已有二賊持刀上船頭矣袁左腳飛起一賊已入水其一方欲揮刃袁右足已踢其手腕刀落袁并二指戮之中賊乳上亦倒於水中岸上四賊各開槍袁以袍遮之子至袍皆落袁勢一躍已二丈餘至岸上賊將持矛以刺袁接矛到已手反刺之賊倒其二旋奪其利刀長二尺五寸者在手矮步而揮之三賊傷其足俱倒執火槍者欲再入子藥袁刃已及其掌削去五指又一賊以火槍倒持劈袁之頭袁閃過就勢以刀揮其臂臂斷二賊棄槍欲遁十餘賊亦棄械欲奔袁大呼曰走者卽死今不爾殺衆賊咸跪求命袁以刀指強壯者曰爾等再添數十來則數

十人立死再百數人來亦百數人死姑不爾較亦不送爾等到官與爾等約以後勿犯外江人客貨船人以千金之本別家室離父母妻子千辛萬苦以賺蠅頭微息而爾等欲半路搶劫卽人肯容天地鬼神亦豈肯容乎此非比富而不仁設法剝削窮民之物任爾取携也茲不勦滅爾等各將受傷者負之去賊衆旣去袁入船謂喻曰數日之情已酬吾送君船至樂昌前途安靜當分袂回家鄉矣問袁袍何以能避槍碼袍內揉軟綿紙七十層又以藥水煮過且披虛懸故槍子不能入問曰設賊擊其頭腦奈何曰吾兩手袖常護頭也喻贈以洋銀十元再三辭之而後受曰他日相遇當子母歸也長揖而去

翠衣女

雲出於山遊於天復歸於自然清虛之道似焉涵泳乎道之樞徜徉乎物之初以生爲蘧廬故返有而入無天行物化道之晦明其動也與物皆春其靜也與化爲一成形待盡何有心哉嘗以無心者與物相冥有心者與物相資順性命而遺耳目其在是乎其餘沉溺於塞淺嗜慾之中非道之所能化萬情弊弊繆繳之內能自懸解其斯爲返於虛無乎故老云田家以水爲利每於三月三日各村農民萬人俱往龍泉觀祭龍神以答恩澤演戲裝會社火高脚執幢跳獅虎從而觀者恆萬餘人有翠衣女子年十四五歲從二嫗二婢各擔大竹籠內貯小竹籠數百枚每小籠中一翠毛鳥

大二寸許如瓦雀而色碧眼紅其鳴嚶嚶甚可愛玩不知其名亦從前所未有者也至神殿各處拈香拜祝衆以爲是富家女或許願買鳥放生以祈神佑者乃女子並不放鳥立正殿中俟每村進香首事之人則給以一籠鳥告之曰至鳥羽變紅時可開籠放出當有大益於爾等鳥籠分盡女子與從人俱不知何往各村得鳥者無不珍重飼之至六月田中苗已結粟忽生蝗虫將苗莖咬斷日有日多捕捉無法勢已岌岌成災蝗飛原野如黑雲一片蔽日而來落田中則嘖嘖有聲移時禾苗皆盡萬農驚惶無措乃見所蓄翠鳥變作紅色遂各開籠鳥飛出向空而鳴半空中聞聲相應遂來萬萬千千之鳥飛落田中將蝗虫啄斃啣置河邊堆積若岸

不知幾千萬萬也衆議欲以火焚之則見河上流有舟雙楫而至
卽前給烏之翠衣女子也衆以爲神皆羅拜禱謝焉女謂之曰此
天災也以民間暴棄五谷不爲愛惜致干天怒故降此物使民饑
饑今若焚之其灰入土後又再生愈難除矣因爾萬民家家敬奉
白衣大士香燈花水無日不誠蒙大士爲之化解轉祈西母力爲
援濟吾西母侍從花鳥使也奉西母命來以烏制虫今啄斃者可
於河曲作深坑積而埋之衆遵囑埋畢女曰以後當令爾民永無
蝗虫之害而有田虫之利庶百千年下人皆回心向善念西母之
慈而感大士之恩也女乃向埋虫處祝之曰物勿害物民安其俗
蝗不食田之穀鳥不啄蝗之肉蝗旣化爲善類民亦化爲良族各

適其適永無蠻觸咄祝已舟順流而逝瞬息已渺自今田中生虫
狀如蝗而身小穀花之時遍畝俱生然不食禾苗只食田水名曰
蠓蟀農人於清晨取之甚易熟而乾之可以佐飲且能治腹內虫
疾出以欵客另是一種鄉間風味也其味甘香而不毒不羶較之
蝦蟇等尤爲適口矣農家感其德者醵貲建廟於虹山曰清虛庵
稱翠衣女爲清虛仙子由是神有憑依遂昭靈異有土子邵衣言
者因親喪入山尋葬地行至谿逕曲折中迷失出路心急足危日
已向夕見雲水泉石愛不能捨至一小庵前有喬松十餘株修竹
千餘竿青蘿爲牆垣白石爲橋梁流水繞於階下飛泉落於簷間
紅榴白蓮環生池砌大抵如是不能殫記扣扉投止嫗出應曰此

地無男子禮別嫌疑須向他處生婉求甚懇既曰俟白庵主入謂
迷途人似非鹵莽者姑容暫息焉生求見庵主則一女郎也見其
手神嚴峻氣挾冰霜肅然生畏不敢多言亦不知矜躁何以頓釋
也女郎曰世人出入於名利往返於市廛雖有物境可澄耳目而
曠心意者不暇一接則物境雖不以僻壤要地所處者改其常度
而自人觀之異矣問客何爲至此生聞其語輿而遠遂再拜求教
曰鑄紉之利鋒不可當璠璣之輝美不可並金石在庭欣聞雅韻
黼黻出篋喜觀華章驪龍躍海光耀萬重鵬翼高搏聲聞六合願
開示爲幸女郎曰君正處憂戚之時應有儆畏之心聆其言語何
多張皇也況今盜賊蜂生刀兵之劫已成接人處世保家淑身原

非易事易曰思患而預防之君若以爲無憂則舟有溺騎有墜寢有饜飲有醉食有嗑行有蹶其甚則皆有致斃無非危機其可以盡廢此而如木偶土寓耶不然憂可旣乎言已令嫗閉門而入生中夜徬徨倦而睡旣醒起視庵額曰清虛乃知所見是清虛仙子也而山中景物與昨頓然改觀殊不可解未久遂有狗匪搆亂之事焉

草鞋翁

行而無迹事而無傳虛受以曲成廣照以吹萬外符能鼓其動內捷善閉其闕寓處而潛偶全真冥升而密行上界覺鑿坏而遁其晦迹非應物也狂歌而遊其內修非教人也吐納奇異其驚愚非

葆真也偃仰隨俗其容身非高代也恍惚杳冥其可測乎西城外
有周順興年六十餘開一零賣酒店列桌數張來飲者二文錢一
杯發芽豆一錢一碟用五六文錢便可飲醉故來者日多常有賣
草鞋者隔數日卽來飲問其里居曰吾姓蘇名又欽烟籠村後西
山中也年老無力耕耘故良宵無事則織草作履以資衣食問
其年曰七十三歲問何健旺曰山中人無聲色貨利之慾以戕賊
其真性故多壽無驚懼悲哀之苦以擾害其神氣故壽而多健無
佚樂怠惰之私以凝滯其血脉故壽健而無疾問有妻孥乎曰有
妻有女無子故尙自食其力也相與慚洽每至則周出醃臘肉肴
以欸之久而不厭若良友然蘇嘆息曰吾見世道浮蕩交情以利

爲深淺利盡則交疎今與君皆極貧而情若有餘乃吟云古人結
交惟結心今人結交只結面結心可以同死生結面那堪共貧賤
九衢車馬日紛紛追攀送迎無晨昏座中慷慨出妻子酒邊拜舞
如弟兄一關微利卽交惡况復大難肯相親不見當年左羊稱好
友至今傳記高其人周翁見其非尋常人也愈敬重之其所賣之
草鞋七文錢一雙如韓康所賣之藥有定價不可增減也然人得
其草鞋一雙雖日日行長路可穿一月若他人所賣則經一二日
卽破壞若陰雨之時一日需二三雙蘇翁所織卽泥濘中亦可久
以故買者甚多擔至城片刻已盡凡川貴各省輜夫挑脚以及水
處出力農田之人無不爭買然蘇翁必三四日始一至雖多不過

百餘雙以故人得者不曰草鞋而曰蘇鞋及咸豐六七年間翁告
買鞋者曰爾可多買幾雙存下不久當貴矣人問何以貴曰俗語
言草鞋不上稅乃是腳貨他日收國稅者於草鞋亦需索每雙幾
文錢是貨本賤也加之以稅則自貴矣貴則爾辛苦出力負販者
苦矣人皆以爲誕言也而忽之周老問蘇翁何以草做之物能久
曰選其料之佳者而加工做之故能久凡天下興工動役與夫製
造舟車器械都爲經事之人偷工減料所以不能久而又無濟也
如發萬金之料爲經手者暗減去五千金發千金之工爲經手者
暗偷去五百金工既不實其力料又不中其度豈復能保其不壞
乎一草鞋雖細比之於國帑之爛費大小殊料而情則無異耳吾

憫出力辛苦之人其錢難得一點汗滴於地上較錢猶大非比富貴權位之人可以勢取而術奪之其得錢至千至萬亦甚易也然易得之財轉瞬當乘除矣吾於草鞋撿採山中生氣之茅其莖堅勁而菁華完全者加以細麻精工密織以成其器故能耐久耳周曰君所言其指遠矣至次年徇逆搆亂攻城官場積財盡爲劫搶則轉瞬乘除之言已驗軍餉不繼官處設厘卡雖草鞋亦每雙數錢則上稅之言亦驗當未亂之先蘇邀周老曰吾頻年叨蒙酒食之惠又承相愛之情有加無已今欲挽至敝廬一酬雅誼庶賓主得以互爲歡洽也周從之往至西山深處如以烟霞風景補綴藻繡符於自然山高日清中有猿嘯潭淨水碧文魚彩石慙慙可數

其杳絕翛颯如有人衣薜荔而隱鳶蘿立意皆新謝塵無累聆風
嚮味相與嘆息行近門宇坱圠低昂紛敷粲章間以金碧飾以銀
黃層楹次第以鱗集戶牖參差而翼張鏤盤螭於密石刻悍獸於
飛梁下窈窕以宏麗上嵯峨而輝煌寶鐸鈴琅鏗官韻商望之者
眩迷聽之者驚惶何蓬萊與方壺竟龍躍而鸞翔觀夫烟雲生於
烏履嵐靄出於襟袖羣形浩擾並入眸子每至烟雨初霽山光澄
練泠泠仙語如在耳右况又聳凌競上冥冥焉知不能洪崖接袂
浮邱比肩盈縮造化吐納灑氣乎世人吞鈎食餌手足羈鎖安得
跳躍至此惟夫脫去桎梏四肢展宣動與雲無心靜與石何機物
我一致邪曲逕塞所謂非斯人不能處斯境也周乃知蘇翁果非

塵寰間人矣蘇留周信宿飲食肴醴服用器具均生平所未見人
世所未有其僮僕侍從輩亦惟於畫圖中求之始可遇也數日周
欲告歸蘇曰此時省會已成荒烟蔓草之墟碎石破瓦之場將歸
何處且徇匪之毒難以言喻所謂蛇毒毒有形藥毒毒有名人毒
毒在心對面似相親巧言不可聽深於干丈坑不如掩關坐幽鳥
時一聲周遂留不返寄信以別其家人如此

義僕

拜將封侯是英雄的鈞鈞貪位慕祿是富貴的枷鈕矯翮南辭翻
栖火樹飛鱗北遊卒委湯池遂使穴碎蟄龍巢傾鳴鳳激浪之心
未逞遺骨修鱗凌雲之翼將騰先灰勁翎望其翔躍豈可得耶生

在已而不長死因人而易短上蔡之犬不戒於前華亭之鶴方悔
於後所謂身爲將帥道家所忌也余年十五時與傅印之同窓肄
業印之邀余至其家大樓五間啟木櫃出其先公諱有德之頭盔
腰刀相示盔鐵不閤刀色亦亮盛如栲栳大兩人極力抬上頭則
罩至兩肩刀長四尺寬二寸六分今人雖長漢不能戴佩則當日
定亂其軀幹雄偉異常可想見矣印之欲余紀以詩余吟曰古豪
今已矣猶見古豪刀此刀雖短實非弱一夫善操百夫立却自從
賊患亂如絲萬民仰首待王師惜哉有刀不能用乃知世上不可
無勇
印之因言其先公同沐英藍玉平滇後沐留鎮滇藍與先
公召回京其時公有僕名傅謹本姓李從主之姓其人能文墨有

機智甚得主人歡心一切付倚任其經理而謹亦毫無欺飾事在
滇時留其盛刀與千金寄於所知從主旋京主封侯甚得意自喜
謹常有隱憂焉時太祖晚年疑忌好殺功臣家往往因事族滅動
輒牽引至千數人棄市謹勸公宜歛退勿與顯者往還公漠然也
謹嘗與奄宦相知聞其有譖公者上爲之動急以告公在公問心
無愧亦漠然也忌者構之疾正月十四日謹白主人抱三歲小公
子出外看燈至夜未歸尋之無踪至十八日有緹騎圍府第不分
老幼男女盡拏付獄謂是胡惟庸逆黨也獄吏煨煉之實無其事
其闢者受酷刑不過供數年前曾與讌飲一次又送過胡食物一
次獄吏卽以交通論竟被族誅李謹先數日匿其少子帶三百金

僱肩輿由安徽至漢口忍舟行上流遲滯爲所追覓復啟旱至蜀
李能作各省語言託爲是滇人其父在外商多年納妾生子今父
與妾皆棄世故携弱弟回籍以此沿途無疑者紆繞蜀黔經三四
月始到滇省三十里外東山村人多裸羅田地膏沃大半姓李謹
乃認宗族取前所寄銀買屋產娶婦而家焉其盛刀藏之不使人
見欲留以爲傅氏宗器也於是以耕種樹畜孳生爲業覺林泉之
間天地甚寬安閑歲月不覺其過之易也小主八九歲延師課讀
十六七歲文理吟詠皆通不教以應試詩文謹曰後世之吏能行
其志者少矣此仕之所以難也而官小爲最難何哉凡官之大當
循資格以進其初由縣令俱多而一縣之政無論大小令皆獨任

民事委曲當有以操縱緩急不能一斷以法舉法而繩之則其罪固易得也凡有所爲須問可不可於上台執一而爲之則其勢易撓也其罪易求其勢易撓故爲之者有以得於上台然後其事可濟也不幸一錙銖與之拂則大者求其罪小者撓其勢將不遺餘力矣仕之不能自安豈足言哉方是時天下之能忘其勢而好惡正直者鮮矣能忘人之勢而強立不苟者亦鮮矣上負其強以取威下憂其罪以求免其習已久其俗已成而欲守正循理以求得志於上又豈可必也哉若然則仕乎此者豈非難也哉君子雖無所處而不安然其自處也亦必擇其所可任則州縣之事有不敢任者豈爲過哉乃復其本姓號曰再興謹爲主聘士人女作室逾

年生一子又延醫師教以醫道謂小主曰持此道可以濟世可以
養家人有求於我我無求於人平生安穩無世上風波之險雖地
上行仙又何讓焉故傅氏之世其醫業有自來矣惟屢代單傳族
丁不多而李謹四子九孫數傳之後子孫繁衍已成大鄉忠義之
人爲天所相全人之後天亦全其後且千百其數以酬之名教所
由重於千古哉有詩云東籬菊花幾次開萬物各自相驅催却尋
桃杏那復有舊梅參差空墻隈年光冉冉已非昔人世可能無盛
衰朱顏白髮相去幾勢利聲名相擠排三公未能逃慘死九棘竟
亦爲塵埃乃知萬事皆虛幻有閔便宜澆酒杯此可爲李謹咏之
也乎

序

天下才人多矣能字者未必能畫能畫者未必能詩能詩者未必能文今觀錦谷之字也畫也詩也文也皆能超出塵俗而自成一家非獨其天分之高學力之工也良以生平抱負無所展布蘊蓄既久乃於詩文字畫偶發洩之在有目者見其字而愛見其畫而愛見其詩而愛見其文而愛未有不擊節嘆賞以爲可傳可法也然吾甚恐人之不愛其詩文字畫而未見其生平之蘊積也然吾甚不願人之徒愛其詩文字畫而未知其生平之蘊積也蓋詩文焉字畫焉此則錦谷之餘事耳人只愛其畫愛其字愛其文與詩則將以錦谷爲一枝一藝之人矣吾甚惜錦谷因能詩文能字畫

而生平之蘊積轉爲詩畫文字所掩也掩於詩不過曰詩人也掩於字不過曰書家也掩於文不過曰文士也掩於畫不過曰畫工也吾恐其生平之蘊積終無有知之者矣吾與錦谷自卯角相交至今幾五十年而敬愛之心愈久愈篤凡與吾所知之人言及錦谷無不駭問曰何爲與此君相契洽也是人徒見其磊磊落落之概而不知其惻惻款款之深情也吾每謂人曰但與此君相交十年則欲不契洽而不得矣今錦谷以閔曹冷宦匏繫於天涯海濱寂寂寞寞所交益寡所知益稀吾又恐並其詩文字畫亦當爲世俗所掩矣而況其生平之蘊積有不爲文詩字畫所掩乎雖然天下萬事萬物但有真意氣真精神存乎其中則世人縱欲掩之有

終不得而掩之者矣觀於信徵各集則其生平之蘊積將百世後
亦有不能掩者乎

同治四年歲在乙丑中秋前同學弟畢溥榮拜撰

信徵閨集卷下

滇南段永源錦谷著

目錄

園丁

梨童

乞窰募布

鍋鳴井吼

狙公

鴉帥

馬夫

熊慈

茶商

好義

葵義

風船

天驥

怪魚

御製皇朝詩林

放魚

園丁

呈貢縣北二十里地名塔密左村人多以種菓樹爲業其地土厚而腴故菓實最佳惟水不聚不可以作田畝也旄頭光明垂二十載不習俎豆化爲將帥公侯者十有八九焉由是隱逸憔悴羔雁不行雲山沉沉側陋不顯矣村中有裴應春字實秋年三十七歲學問淹通十餘年無考試期家貧不能遠出盜賊充斥田畝久荒亦以菓園爲資生之計凡菓木須以他樹之本而用美菓之稍接之旣易生長又多結實裴於移花接木之技獨有心得着手生春無不勃茂真如因都國出麟角鳳喙爲續斷之膠與原本無異其奧妙之處人有從旁微窺者見其以刀削兩枝作斜尖式以舌舐

口涎少許用麻對合而紮之數日卽如相生植樹之枝與折取之枝兩氣貫通數月之間卽已開花結菓菓大而味甘故佳菓一樹可接成百樹其樹之本株皆雜木之無花實者也養不材以成材化不善以成善若能移此術以訓俗型方則天下之風土民情其或有轉機乎惜乎用之於無知之草木也於是遠近種園者皆來延致到村爲之移接發生而酬以辛資裴薪水旣裕朝夕自足較之課子弟讀書硯田之利與此相懸矣一日有二士人來屋與之寒暄曰聞君善蒔菓我輩有園在山中願移玉偕往借妙手一爲生發也問其姓氏年長者四十餘歲曰仲卿姓孫少者年二十餘曰富以隣乃從之去至高峰巨壑中見蒼岫橫空矯若游龍不遠

人世宛在蓬瀛得非天地之初俾宅真人幽照人民脫籠檻於茲
地竟跨鹿而出遊乎來此瞻仰機類如洗天地萬彙人生之憂樂
毫不芥於胸中矣心境相得不知人之遇靈境歟抑靈境之遇人
歟觸景興懷裴乃長吟曰深山大澤生雲霧賞意已極高峰巔豈
知造化有神處別聳翠嶺參青天長松桀栢枝鬼岢中畫一道如
流泉林風颼颼滿邱壑山鳥啁晰凌飛烟山腰石屋豁可望下見
樹色清無邊忽驚陰巖勢廻合中抱幽谷何平園初誰結構此屋
宇更使繞舍開芝田令人到此毛骨醒欲搆老筆一一傳瘡痍干
戈今未解天地瘖苦誰可痊大厦棟樑置荒莽肯復顧眄桷與椽
吾徒於時將何用欲往未得心茫然一生延至室中命僮僕先陳

菓品以解渴煩頃刻滿案羅列見其實之碩大色之妍艷氣之芳烈已非平生所見旣而食之則味之脆者爽齒腴者潤肺滑者清喉馨者沁脾則又味外得味異乎往日所食之味矣始覺恍然自失念己所植之菓真是遼東白躡矣憇息未久二生約往園林中一觀其培植之材則見百卉繽紛瓊林競秀灌溉滋生不必抱甕亦無須桔槔懸巖飛瀑濺珠飛沫濛濛如細雨隨時沾濡於枝葉條幹之間而向陽負陰峰嶂如屏不燥不溼各得其位置之所故得天地之氣獨多而結菁華之秀獨厚也况清泉在下名山當前嘉賓時來握手長望可以頤神養性暢其天和也哉裴問曰二君何修而得此也孫曰潤色大象猗那之精至精伊何能挹體妙大

象伊何能開四照當日霜往露來歲寒不遲山高河廣離會無期
桂樹秋花公子去而忘返松巖春草王孫遊以不歸裴不能測其
所謂乃嘆息稱慕曰二君之援引非爲接木移花也所以拔吾於
盜賊擾攘之中而全吾以天和澹定之宇者吾又何修而得此也
夫鯤之爲魚潛碧海泳滄流沉鯁於渤溟之中掉尾乎風濤之下
而濠魚井鮒自以爲可得而齊焉鵬之爲鳥也刷毛羽恣飲啄戢
翼於天池之間宛頸乎江湖之畔而雙鳧乘雁自以爲可得而並
焉及其化羽垂天搏風九萬振鱗躍浪擊水三千豈肯借翰於槍
槍假力於在藻資沿邊涓流之水待堀堞揚塵之風也哉於是再
拜願奉二生爲師一生教之曰紫雲深處石室在中靈以境生境

因圓融形氣無朕與天地通鶴飛塵外壇寄松下惟餘清風蕭瑟
晨夜有形必盡至精不死默默順道歸根復始

梨童

雲南之梨以寶珠寺後山上所生最佳其皮色綠而薄其內腴而
脆其味甘而滋其質嫩而無渣大如碗蓋者居多他處園林中折
得寶珠寺樹之枝移而接之生梨亦畧相同而甘與膩則不及矣
然販賣者亦統謂之曰寶珠梨或以爲是梨之美好如寶珠一顆
鄭重珍愛故名寶珠梨或以爲是出於寶珠寺後先有此種傳流
遠近故名寶珠梨而皆不知其所由來也先是寶珠寺傍村中有
漆姓兒年十三歲自幼失怙恃爲人牧牛一日騎牛在山中牛見

一石如蹲踞狀忽驚逸亂跑扯不止奔入大箐內林木連陰不見
天日恠藤古蘿如龍蛇如蛟螭甚可畏也林木疎處乃有茅庵童
下牛入問中一文士瞑目而坐睜眼視之謂童曰爾非漆氏子乎
乃吾妻弟之孫也吾於爾爲姑祖丈知乎童曰我年幼無知父母
早棄世故姻婭亦未得聞識願公明示之曰吾皮無相也村中老
年人必有知之者今爾能來亦大緣分惜爾無富貴命奈何不然
吾當以生平屈抑未發者傳之爾拾取青紫一吐從前之氣也隨
取一梨與之食童覺味之甘香異乎人間所甘之味皮曰爾存其
粒子住此三日當教以樹藝之法由此衣食無憂且可成清名於
後世吾亦借之以不泯沒也童旣得其術而歸主人問其故童述

以告之主人曰吾少時亦聞爾姻黨中有皮公之名今代遠年湮
爾何謊言得毋遇鬼魔乎且爾所見何如情況童曰吾始觀其貌
如山澗積雪聳寒木於雲霧繼見其行如驪龍相抱弄明月於泉
窟後聞其論如泰山欲雨倒雲氣於滄溟如其貌可以振肅威儀
如其行可以光潤身體如其論可以感發聰明而謂潦倒名場淪
蕩波濤之間則不知天所以生之之意也夫高雲出岫無時雨之
會與風悠揚轉遠而散至若公者其猶雲耶主人以其吐囑之異
問爾未讀書何以解風雅之語童曰吾自皮公食以梨覺飢渴不
生肺膈明朗頓悟前生所讀之書似昨日也還牛與主人辭回家
老屋荒蕪屋後尚餘半畝地乃照皮公所教之法以梨子種土中

運腹內熱氣噴於蒲扇煽土頃刻茁芽而幹而枝而葉而花卽以結實再煽之實便大而熟纍纍相生已數百枚樹身之高未過屋也次日擔往市城人爭購之得數千錢以歸無所用乃以濟隣里之孤寡者明日將舊樹砍去作薪另以子種之如法得菓又售錢數千以給路途殘疾而乞食者自是漆童之梨城市人無不欲購得者奈賣者一人而買者千百人童雖日日擔售亦不足以給衆人之欲其隣人問之只言是遠處販來者其市人問之亦云是山中擔來者隣家頗疑乃於其園隙窺之見其如是之異童曰君知之亦無碍但無言吾他日當傳此種若言之則種不能生矣童售錢不聚旋得旋散濟人利物之事所爲亦多矣乃嘆息曰皮公授

我此梨生財不窮如寶珠也珠有子母相生者此非其類乎因名之曰寶珠梨思所以報皮公之惠乃以每日所得之錢僱工購料建一寺以奉其香火卽名之曰寶珠寺羣材旣集匠作有成攢櫨立拱結棟飛甍銀箔飾戶玉礎承楹傳以硃碌垂之丹青廊環步以曼衍樓對峙而崢嶸轟如山立煥如霞明望之則燦爛而晶瑩若經天台而覩赤城就之則想像生威靈若臨丹邱而趨福庭梨旣以寶珠而成名寺亦以寶珠而長存於是濼童不復種梨乃以梨與隣人令折其枝於遍山插之經年而成林結實惟顆粒較小而味亦稍遜若他處插之雖生發結實然味已帶酸肉亦漸粗不惟不及童之梨且不及寺之梨矣此寶珠梨所以相傳不朽而不

知來歷有自也童建寺已成並不理香火之事每日酣歌跳躍若
顛狂焉常歌曰託幽埠而滅迹兮於德亦淺抱虛無而行功兮於
道不窮動非用開兮靜非閉默孕育至化兮含融物心仰範元和
兮同淑至趣若秋芳之依層巘兮若夏潦之會百川縱心而往兮
與物相隨真性所容兮太元同規日行仙路兮不語到時人言千
齡兮我見常姿紫綬徒貴兮白雲不知來往怡怡兮真精相持其
時山中出白額猛虎毛色斑斕樵採者皆不敢入林人告於童曰
聞真人能伏虎君靈奇不測盍具神通除此克害彼物也心足反
噬齒牙最利不制其命必肉吾屬矣童曰虎之不可使知恩猶人
之不可使爲虎也若留之非特自遺患焉且將遺患於眾人吾過

大矣蓋善人在患不救不祥惡物負隅不除亦不祥遂徒手而往
虎見童至縮其頸低其腰伏其頭衆以爲虎畏童也忽見虎伸爪
豎尾啣童向深山風馳而去

乞窶募布

芒芒太初悠悠鴻荒蚩蚩萬彙與道兼忘聖蹟未顯賢名不彰怡
此鼓腹率我猖狂資生旣廣羣途斯通闇實師明匪子求蒙遺已
濟物天下爲公大庭唱基義農宏贊澤洽雨濡化流風散比屋同
塵人罔僭亂質文代作禮樂造興事多用繁教因阻凝動非性擾
靜豈神澄名之攸彰道之攸廢乃損所隆乃益所替雕琢生文抑
揚成音羣能逞技衆巧竭心野無陸馬山無散林風罔不動化罔

不移人之失德反正作奇技免陵岡遊魚遁淵至顧深妙大象幽
玄棄餌收筮奏功蹄筌先統散歸寄旨忘言刻意滴性而化萬千
鄂城東門外有長春寺乃長春真人邱處機之道院也寺中道衆
恆一二百人皆仰食於寺所出其常住田租每不給用惟賴四方
募化以資餽粥焉寺中修道至百人內亦有潔操苦行者而借道
之名以穿衣食飯者十居八九焉昔人謂僧爲道豈止十萬衆其人皆無聊無
養濟院也合天下而論之爲僧爲道豈止十萬衆其人皆無聊無
賴無所歸著之無業遊民若非得此大養濟院以收畜之其不化
法作亂以患生民者蓋亦少矣而就中必有一二通神達化者出
奇顯異以攝服其衆心而感格愚民之忱悃而後衆無業之人乃

有所範圍而得以倚庇於玄門而雅俗之庶民乃肯割其錙銖以接繼黃冠之朝夕此長春寺以募化米飯爲清課由來久矣一年有道人到江西景德鎮磁窰向窰主求飯碗以濟衆主人問須幾枚足用道人曰寺衆百餘人得百餘枚則普沾慈惠矣主人以其貪多而妄言也忿氣曰與爾全窰可乎道人再拜曰得居士大開手使餐風味化者聞之亦生歡喜心矣乃去主人以其不敢多取也而哂之乃出窰之時通窰磁器無論是瓶鉢盃盞盂罇缸壘罐罌盆甕之屬與夫碗碟杯盤鍾勺池盞之具其底面皆有長春寺三字筆畫顯明非擦磨所能去窰主見器既有字勢難售賣而又以自己出言無狀恐平神怒或他窰亦復變異觀茲顯示昭赫敬

由畏生財以善捨乃僱船裝全窰磁貨盡輸而納之於長春寺中
於是聞風生慕者亦各破慳吝心解囊橐積以邀神明之庇蔭而
後道衆之衣食乃有所資生矣寺中每日撥道衆十人輪流更替
各挑二木桶上以硃筆寫長春寺化齋五字手執一銅板到人家
門首擊之則沿門聞聲響不論老幼男婦各給米一杯一勺以去
足資閣院日用無缺又兩淮鹽船至鄂省泊城外十里相聯桅檣
如林其利甚大有道人在大姑山前到鹽船募化銀五金以修寺
給以銀者與一黃紙条上硃筆寫收訖二字另畫一符不知何名
囑之曰早到寺交舊符另換新符也其不給銀者囑之曰吾回長
春寺爾自來取符可也道人旣去則得符者其船風色甚順利不

日到省不得符者欲開船則阻風或擱於沙不能開或開數十里仍爲風所鼓回乃由旱路遣人以五兩銀到寺取符回船而後船乃疾駛到鄂也於是人皆信服畏懼其回船亦以得符者爲順則賸財甚多寺遂以煥然一新而芝室丹房以供道衆住者增百餘間其內鐘鼓瓶鑪之陳設香花燈燭之燦爛亦富有而日新此皆神募化以養人而非人募化以奉神也卽聞之寺中道人亦不知募化爲誰何也故道人等亦收歛潛脩而不敢顯然爲不義之事以褻瀆其壇宇之神威人心向善則神愈著靈乃有道人到布行求募布施主人云不知則曰布施者以布施人也主人怒曰吾不施奈何道人曰奈何奈何竟去及主人令開布包發售時則布之

折疊處每疋離數寸皆有鼠咬破如錢大開至數十包皆碎破不復能售矣然皆青藍色其紅綠雜色俱無恙乃悟是唐突道人之咎則盡送寺中以供大眾之衣而贖貪嗔之過但求以後獲清吉爲幸矣其道衆以得破孔衣爲祖師所頒給珍惜之有如金簡玉牒焉自後無孔之衣不足珍矣

鍋鳴井吼

蘭言云花之香味誰爲吞吐味之所在衆氣之母氣之所聚天地之父生天生地無今無古是知天地一氣之所結成也則凡天地間之萬物何莫非氣之所生乎雷奮地中電馳而雨甲者拆蟄者啟回宣脉沐達於無垠入於無際氣卽之而流形物由焉以各化

大塊噫氣厲則鼓盪衆峙和則噓撓萬植洵洵焉蓬蓬焉上無高也下無堅也旁無遠也謂夫穹窿而蒼蒼者天也龐雜而荒荒者地也蒼蒼者無體漠然旋氣也荒荒者亦無體塊然凝氣也凝非不入而天闢之旋非有間而地翕之人物子於兩間陰陽司其生死旦夜一暝眎也開閉一成虧也余於氣則有所見聞矣昔在羊腸村劉姓酒房之中見熬酒鍋內忽有大聲如雷轟轟如鼓闐闐如車行震震如水流湯湯自墻頭而來入於厨竈漸漸收於鍋甑嗚吼之音動魂攝魄移三時之久有年老人取銀燭投於鍋其聲乃漸息老人賀曰聲從外入乃旺氣也主於興盛若聲自內出則散氣也主於衰敗後不獨劉姓順利卽閭村亦多順利特不知虛

空之中何有此嗚吼之聲又何以獨入於鍋蒸之內也老年曰鍋
虛也虛故能受又靜也靜故召動曰冷鍋何以不嗚老年曰冷鍋
靜而不動者也下有火靜而兼動者也動靜相生故聲來應之凡
天地之物來之則益去之則損其明驗矣余又於咸甯橫巷李霄
亭寓中見井在廚房忽然有大聲如雷轟轟如鼓闐闐如車行震
震如水流湯湯自牆頭而來入於厨前漸漸收於井口嗚吼之音
動魂驚魄移三時之久有知者取米一掬投於井其聲乃漸平知
者賀曰聲從外入乃吉氣也主於發達苦聲自內出則凶氣也主
於零落後不獨李寓新隆卽閤巷亦皆新隆特不知虛空之中旣
有此嗚吼之聲又何以獨入於井口之內也知者曰井虛也虛故

能受又靜也靜故致動曰枯井何以不鳴知者曰枯井靜而不動
日夜汲靜而常動者也動靜相感故聲來歸之凡天下之物自無
而有則加自有而無則耗又其明驗矣然余聞鍋鳴不懼聞井吼
則懼者屢日至夜不能寐甚恐井或陷而爲潭又恐井溢而沖泛
又恐井內發蛟則數里內將成澤國忡忡憂心十餘日始平後亦
無他怪異乃信井吼與鍋鳴皆同以出入分禍福也然則出之不
可不懼而入之乃可無虞人生行止進退之機又何嘗不如是也
哉觀於一草勾於土中萌於地上芽葉枝幹而華實又相生也觀
於一鳥卵而翼之殼而哺之俄飛鳴自適也鳥復卵而殼矣火也
炎石擊之則燃續之則燎水也潤氣止之則滋生滙之則淵海謂

天無體舍日月星辰以求之並天亦無謂地無體舍水火石土以
求之並地亦無蓋象於上者一無氣則天道廢矣形於下者一無
氣則地道廢矣天地一無氣則子於其間者幾乎其熄矣而況於
萬古之世億兆之人能不各葆其氣也哉夫人苟能葆其氣則能
出物而不出於物以一制萬變通而不可窮也然後知下將以上
也後將以先也止將以富也儉將以廣也哀將以樂也怯將以勇
也不足將以無損也不敢將以求活也無私將以成其私也不大
將以全其大也柔弱將以不爲物所勝也不自貴將以自貴也無
以生將以生也是得天地之來氣者也故知窪必盈於是乎窪知
敝必新於是乎敝知少必得於是乎少知樸素之可以文於是乎

爲樸素知谿谷之可以受於是爲谿谷知皦之勢必汗盈之勢必
溢銳之勢必折於是乎爲嬰兒爲處子爲昏悶晦寂曰武曰忿曰
爭曰矜曰伐凡物得以病之者皆闔焉而不敢出智而示之愚辯
而示之訥雄而示之雌榮而示之辱雖出一言而不令盡其言雖
臨一事而不令極其事苟非真知天地之來氣而先有虛靜之地
受之亦安得如是之天籟自鳴也哉

狙公

人有弄猴者初得一二猴朝夕與之食而畜之猴旣狎熟解人言
指使則令往大山深林摘取菓實回獻弄猴人察其所得多少而
給之以食之多少久之服習旣慣則又令往田畝尋取遺禾滯穗

不論稻粱黍稷察其所得多者則與之食其熟習之猴漸引野性之猴以歸亦照爲畜之遣之猴以引猴日來日衆以至成百成千皆照爲畜之遣之於是所得之菓品五谷亦日益以多弄猴者乃擇其佳者以養家眷而出其餘者以售於市棄其朽敗者以餉猴羣猴歡然以爲主人翁之惠我實多也弄猴日日有獲如泉之混混取挹無窮財多則侈心生閤眷男婦老幼鮮衣美食安坐而享其利焉羣猴亦隨時貢獻効納踴躍而不敢稍後其勤惰之間賞罰有加焉乃有懶玩退縮之猴受罰致恨以問鼓舞爭先之猴曰遠近山林是主翁之祖業乎勤猴曰非其祖業乃天地之山林也又問遠近田畝是主翁之父產乎曰非其父產乃衆人之田畝也

又問非主翁之命可以入山林田畝乎曰可入曰既可入何爲取所得之菓實五穀以獻於主翁乎曰爲其朝夕飼我也懶猴曰非我等朝夕食於主翁乃主翁朝夕食於我等也又何爲而甘受其罰乎羣猴思之良久忽然醒悟曰是也懶猴曰既是矣又何爲羣猴曰固照其引進之一二輩循其舊例守其章程以奉之也懶猴曰彼初至一二者乃主翁所豢養畜育者也食人之食爲之盡力分也若我輩非其所豢養畜育是自食其力而奉以菁華非分也乃愚也羣猴譁然曰盍散諸各復其所免受拘牽之苦於是遂四散而去主翁奢靡積習一旦無儻來之物束手無策坐以待斃而已噫物中尙有黠者而沉於人乎太華峯巔左近村民常於風和

日朗晴天無雲之時遙見正峰之頂巨石上有書一冊爲風吹篇
開篇篇左右翻動及登山尋之惟石上凹如臼內常有水土各一
碗水雖多人飲之不能盡味極甘冽樵採者得以解渴煩焉書並
無踪跡每良辰吉日遠望常見之近則不見也相傳是天書秘牒
有猴守之不知數百千年矣趙屠棄刀學道與猴相交會得見此
書成道而去今遺牛井亦奇跡也先年有土人遊山在山巔遇一
老叟瘦瘠骨立邀至石屋中對坐於石磴土人間仙蹟何稱曰我
狙公也君聞有升庵其人乎曰聞而知之狙公曰此卽我過來身
也誤入富貴途中擾擾勞生回首思之真如春夢當時爭競浮名
究竟何益故仍歸我本來以樂逍遙也土人知其得仙術也欲學

之狙公曰金闕銀房不可以階而升也惟至誠能通之靈符景福不可企而望也惟至行能致之故君子行道於時貽範於後此人
之極致自天所佑也知理而不知神非長生之道也超理入神混
合於氣無爲而無不爲者真實之道也道無否泰教有通塞能通
之者存乎其人世之溺於淫麗恠誕之說非道之弊也夫善學道
者發而爲聲鼓而爲氣真則氣雄精則氣生五行並用而氣行於
其中故虎豹之變蔚而騰光氣也日月之動麗而成章精也精與
氣天地感而變化興焉人物感而神異著焉道之無窮而人之才
有限苟力不足強而爲道則蹶強而爲氣則竭故學之彌多去之
彌遠遠之便已道則中廢是有道之所恥也今君有求道之心而

無其功吾當授以一冊使知未來風雨水旱吉凶之事於行軍商
旅去危就安甚屬有益於世借此以立功行然後學道有基入門
不難矣此書吾得之實驗百試無爽蓋吾千有餘年朝夕在山頂
望日出日入之時雲霞氣象靜徵數日內外陰晴禳祥先期卽見
靈於卜筮特爲日象三十六圖風雨預知錄一集茲以授君慎勿
輕洩士人再拜受之而歸每照冊覘之無不奇驗圖集甚繁難以
備述

鴉帥

胡敬之名銳有膽勇昆明諸生言先年在阿渡就教讀其地深山
大澤林木連陰遮蔽天日鳥獸之藪蝮蝎尤多讀倦隱几覺步至

數里外遙見山脚平行處紮一營壘心疑時際承平並無狼烟瞻望徘徊突來數兵丁執而繫之以爲是好細窺探虛實應解中軍大帥處請賞遂卽擁至營盤見營門外環濠寬而且深中竹釘插滿以弔橋通出入牆壁堅厚聞羣噪之聲曰拏獲細作矣押跪帥前問自何來敬之曰吾阿渡村中教讀某生也何誣爲好細帥曰非胡先生乎曰是也帥下座延於賓位曰某祖沙陀人世習武事今粗莽幸勿見罪聞先生素嫻韜畧願有以教之答曰孫吳之書其讀之者未必能戰也好奇之士喜論兵者未必能用兵也習之以行伍試之以騎射天下之智勇未必至也然則將軍安營壘於平靖無事之地何也帥曰無事而練兵所以備用也若有事而始

練之則已不及用矣況有事而復不練其尙足以用乎今太平日
久不惟民不知兵卽營伍之兵亦不知戰陣之事每年月虛糜糧
餉習爲故常平時遇鄉間有一二小盜亦不敢捕或迫於公議勉
強一往則聚二三百兵丁至其鄉離里許紮駐旣不入其村則亦
不能捕緝其人移時持軍裝器械而返一二小盜見其兵丁雖多
皆外強中乾者其所持之鎗矛乃如蠟鎗頭也其所持刀刃乃如
紙剪木削也其所拍之炮火乃如篋紮竹製也不過如戲臺之作
過場而已賊盜識破其技心無所畏乃敢肆行無忌以劫搶爲生
涯以殺戮爲耕種以擄掠爲遊戲一鄉如此得計自雄則一邑效
尤一邑如此則一州效尤一州如此則一郡效尤以至一省效尤

他省效尤欲天下之不亂也得乎既亂矣而又不爲預備焉則欲天下之民不受害也得乎民既不聊生矣欲國帑之不虛耗也得乎國家養兵所以止亂也而兵袖手反以養盜國家出帑所以衛民也而帑虛耗反以病民豈非不預爲練兵之故哉甚者土寇聚百人擾害閭閻大憲聞之命出師勦滅其統帶之兵勇或萬人或數千人本可以一戰而滅賊也衆軍曰滅賊遠則吾黨無領餉之處矣不如養之以作衣食之來路賊亦謂衆軍曰爾速滅我則爾無領餉之處矣不如相持日久以作爾衣食之來路迨至賊勢日足所踞之地已空逍遙他往而統帶者紅旗報功當軸者張皇入奏則名利兼收矣賊黨乃洋洋曰爾等之名利皆借重吾輩以得

之也吾輩於爾有德而無怨者也焉用戰蘇子曰天下之兵譬如
一身農夫小民盛夏力作而嚴冬暴露其筋力之所衝犯肌膚之
所浸漬輕霜露而狎風雨是故寒暑不能爲之毒今貴人處重屋
之下出則乘輿風則垂帷雨則御蓋凡所以慮患未嘗不至乃畏
之太甚而養之太過小不如意則寒暑入之矣是故善養身者使
之能逸能勞動作其四體然後可以剛健強力涉險而不傷夫兵
亦然今者治平百年天下之兵驕逸脆弱如婦人孺子不出閨門
聞戰鬪之事則縮頸而股栗言盜賊所在則掩耳而怕聽士大夫
又以爲生事擾擾不如粉飾免過此亦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歟
今天下屯聚之兵驕橫而多怨陵壓百姓挾制其上者何故此其

心以爲上之所以科派我於平時者其不敢使我言之我乃得以
挾制之也而況積習固結視糧餉如祖業已非一朝一夕乎胡曰
人固有暴猛獸而不操兵出入於白刃之中而色不變者有見虺
蜴而却走聞鐘鼓之聲而慄懼者勇怯不齊如此彼鄉閭小民爭
鬪細故卒然之間至於殺人當其發也其心忿然其氣悍然若不
可以已者雖天下之勇夫無以過之及其退而思其身家顧其妻
子未始不翻然自餒也此非必勇者也氣之所乘則奮其性而忘
其身故古之善用兵者用其忿然悍然於未餒之間而其不善用
兵者沮其忿然悍然而開其自餒之意則是不戰而先自敗也帥
肅然起敬曰先生此言乃真知兵者也凡爲將帥必有所親之士

視其勇者而陰厚之人之有異材者雖未有功而其心莫不自異自異而上不異之則緩急不可以望其出力故凡緩急而皆出力者必其上之所親而異視之者也正暢言未竟忽有倉惶入帳報曰姚將軍率衆來劫營左右失色皆欲鳥獸散帥喝止之曰彼姚虜雖猛厲未必如項籍勇至項籍尙可作十面埋伏令難逃陔下之厄今爾等何懼衆曰吾軍死姚手者多矣積威之漸勢使然也帥大怒傳令三軍齊集聞鼓不進者斬於見三軍皆集各穿青衣執黑幟持尖利鐵刃與姚戰於平林之外姚寡而軍衆勢不敵姚將軍戰死從者覆沒無一逃也帥收軍留胡先生飲慶功酒旣醉遣騎扶送而歸胡敬之在書館內思之不解明日尋至其地視之

則地上死一鷓與崖鷹數十仰望樹林烏鴉數千噪鳴不止乃悟
昨所接大帥者烏之雄也所見青衣軍烏之羣也姚將軍者大鷓
也其從人崖鷹也夫鷹鷓原可以擊鴉而鴉能練習於無事之日
不作烏合之衆則鷓鷹反爲制其命是知天下勇怯勝負豈有定
形哉

馬夫

馬夫刁保開化府人從滇兵胡廷剛等當餘夫爲之擔行李至湖
北軍營爲王鎮軍養馬其馬日肥而毛色光澤他人養之則多瘦
瘠余問有何法而能令馬皆出色也對曰吾養馬無他惟不尅扣
其料食之錢以肥己故馬乃自肥也余曰此養馬也而得養民之

道矣馬夫又曰吾餉其水草豆料不使之飢亦不使之過飽不使之闕佚亦不使之太勞飲食調均步驅和適而又常爲刷其塵滌其垢摩挲其皮肉故毛色易光澤也余曰此養馬也而得養生之道矣因問爾何以知此意曰吾志安於此養馬之外無別心以養吾身者養馬又以養吾自有之馬養之不以他人之馬而養之故馬雖孽虫若知吾意吾亦若知馬之意所以吾不勞而馬亦自得也余曰此養馬也乃得養士之道矣問爾何以安於養馬曰吾少之時田地房屋裕如也後河水溢田爲沙所壅埋房屋亦燬於火吾喜讀書爲文每應小試則眼痛如昏不能寫一字吾好吟詠竟成怔忡疾夫力田畝所以致富也學詩文所以致貴也今如此是

命無富貴分可知矣幸吾足力健能馳走乃充驛卒焉自盜賊四
生驛路不通卒何所食遂作餘丁來營吾知養馬自當驛卒時學
之也此吾之心所以安於是也後每跟馬出隊亦有殺賊功統領
保以功名則辭而不受屢保屢辭皆曰吾命中無富貴分也余見
其性已定乃遣回滇接姪輩到營與盤川十金亦不爭多及姪輩
來而馬夫回開化去至同治元年馬夫自滇跟請餉委員至粵在
佛山相見余謂之曰爾猶然故態耶對曰吾在營時若要功名不
惟故態早無卽本身恐亦早無矣請看當日在營中同事千餘人
今尚有一人在耶此皆公遣我回滇之恩惠也何敢忘並言至京
城事馬夫大哭隔數日來告辭欲回籍給以十金乃呈卽山詩

云君馬安居臣馬步趨願指氣使惟所需君馬步趨臣馬馳驅經
營四方當勞勩君馬馳驅臣馬卒瘁摩頂放踵貞弗渝君馬卒瘁
臣馬捐軀致命遂志委髮膚吁嗟古道今不如君馬失足於泥塗
臣馬抱頭竄而逃遁醜顏反面相仇奴操戈入室繁有徒君臣大
義胡爲乎君臣大義胡爲乎

熊慈

天地人萬物之本也天生之地養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弟地養
之以衣食人成之以教訓三者相合以成不可無一也無孝弟則
忘其所以生無衣食則忘其所以養無教訓則忘其所以成三者
皆亡則民如禽獸各從其欲家自爲俗父不能使子兄不能使弟

雖有田地是曰荒墟若是者其人枕於塊而殭莫之危而自危莫之喪而自喪是謂自然之消亡自然消亡之境雖障以險阻匿於石室終不能逃之也劉耀騰越廳人言其家世居深山中地與野人山相近常爲所害野人山者地廣千里在緬甸雲南兩交界之間不屬緬甸所管亦不屬雲南所轄其人好鬪輕生以禽獸爲衣食只畏威而不感德恆爲兩國入往來之患其先祖年十歲時從父樵採於山忽見大虎斑斕白額豎尾縮項從隔澗縱身而來父呼兒避兒曰父宜在後兒立向前虎得兒則父乃可逃也虎至果啣兒去父號泣而歸料萬無生理矣虎啣兒行數里至大壑中將換口以噬兒蓋虎初啣人不換口則人不受傷也突來大熊雌

雄一雙與虎爭兒虎怒欲咬熊挺身直撲雌熊就勢雙掌扼虎喉
雌熊自後按虎腰於地雌熊伸舌舐虎雙目其睛卽墜出熊吞之
又舐其喉舌伸縮三四虎喉卽通雌熊吸其血虎死雄熊以掌擘
其腦而啞之若甚有味蓋熊之力猛過虎而舌上生刺極利雖木
石亦能舐破故能制虎之命不然則熊與人同豈不爲虎豹所吞
噬絕類哉於是兩熊棄虎雌熊抱兒於懷如人行走遇谿澗高低
之處則雙足駢跳而過携至一石洞置兒其中若甚喜慰狀毫無
害兒意雄熊乃摘山菓與之食兒不食至三日兒不勝其餓見菓
中有板栗食之不飢餓渴則飲水兩熊若喜常輪流看守之似恐
他類相犯又恐兒逃去也相習旣久乃帶兒出洞外遊戲兒見滿

山多板栗樹每生懸崖處熊不能升樹只拾墜落者多痔爛兒乃
撿石如蛋擲而擊之所得栗較好兩熊食之亦佳兒不食烟火以
栗作飯食至數月膂力大加身體壯健一日思若得火熟食之更
好見家中取火法乃以兩石片對擊亦生火又見山地多生火草
其葉似車前子畧厚背有絨白毛揉而乾之如棉花石激火星星
則燃兒取敗葉枯枝堆而焚灰埋栗其內俟熟取出食之大佳以
供兩熊若大喜其味得未曾有也遇風熊行每爲髮遮面目兒爲
之編作辮則行跳爽利又大喜無事時卽携兒撿石子畧大擊之
亦中再日久取碗口大石子亦能擊遠亦能中至年餘則擊石之
技不覺日精百發百中矣兒力亦愈大能飛石於百步外皆中再

久之則以數斤重大石亦能飛二三百步外擊飛鳥皆中矣况樹上之栗乎凡山中雉兔鴉雀等物皆可擊之以供熊餐熊愛之如螟蛉惟唧唧喑喑言語不通同處狎習遂可以意會焉至是兒十三歲矣氣力可舉數十百斤跳躍可橫縱六七丈遠直聳六七丈高每思家欲逃歸奈兩熊互守無隙可遁又念其救命於虎口中摩挲養育恩誼難忘故不忍捨去一日雄熊挺險跳澗誤跌落崖下崖邊有石筍尖利如鋒穿通其腹腸出而死雌熊携兒往尋之見屍則大慟流淚自以頭觸崖腦裂亦死兒不覺爲之悲傷旣感其前恩又見其雖屬獸類而義烈之處反過於人是雖獸其面而人其心矣奈今之人其面而獸其心者聞之能無愧恥乎兒乃以

片石掘土成深坑埋葬兩熊於一穴壅土成墳插石以記遂尋路而歸見其父母皆大歡喜乃告以委曲如是父卽命其名曰劉熊示不忘恩也兒乃令石匠刻碑爲義熊恩主之墓四時具牲酒往祭焉自是野人來侵暴劉熊以石擊之無不斃傷野人畏得以保其左近村鄉故數百里內受其惠者皆願奉以爲長因此傳於劉耀之父以及於耀世爲其地土目劉耀所以手下有數千人善毒弩者乃耀出貲延師教成以禦侮也耀言其祖云易使喜難使怒者不可以爲長記人之功忘人之過者乃可使爲長故長上之得人力者信也長上之信在於信其所信若所信不信雖欲取信亦終身不信矣土月世世相傳其道如是余曾爲劉耀脫大難耀以

師禮余故言其前人之事甚詳

茶商

道光二十三年余搭茶葉船來粵放乎中流遠見長空如萍如藻
漂浮在中滄波動搖低昂隨風藹藹四面山松不盡乍起乍伏參
差莫定流雲重輕或滅或明道路綿綿縈山繞川濱江臯衍百里
芳草白沙日晴晶晶綠野密運元氣寒暑不一靜不流風幽不漏
日猿狙啼走經息百態啾啾互號朝夕變晦隆英紛目如雪蔽路
黃鶯時鳴白鷗飛渡纒夷又險傾沙委浪暮烟微蒼通波浦望澹
澹灩灩久而無垠浙浙飛雨冥冥起雲寒氣欲生日色未晚聲與
聽盡色隨望遠四顧茫茫誰可共語乃入艙內靜坐見同船客案

上有書視之皆經史詩文也因與談敘客曰吾姓盧名廷柱字石礎年四十一歲因少年有志科名頗專誦讀後以家貧親老改士而商然積習究未能消去也故所至皆帶經書以作自怡余見其扇面寫詩云至理須靜觀真心休外慕戀戀憂子母一步一回顧生氣暢於春清氣生於夜點鐵可成金糖霜原是蔗老成悼無傳賴汝以解憂我有百車貨寄汝萬斛舟與其求之人孰若求之天西子蒙不潔反羨魔母妍試金當以礪磨玉須用砂春融冰化水日映雲成霞後寫立齋主人書其字筆亦清健與談古今頗博通余謂君具此清才何難仕宦惜其以商自隘也石礎云今天下之人不爲商者少矣士之讀書將以商改士之力田將以商食而工

而隸而釋而道之徒孰非商乎吾見天下之人不商其身而商其志者比比然也今吾將商其身而不商其志不亦可乎昔太公之釣也方其坐於磻溪之上持竿而垂綸謂於人曰吾志不在釣以其迹觀之固莫之信也今江湖之遊西極乎岷峨東盡乎海溟往來乎洞庭彭蠡震澤之間曾見夫坐釣而志不在釣者乎則吾之於商吾又不敢自謂志非在商也如君所言仕宦不難得無論仕宦之小者叩頭蟲大可憐也卽仕宦之大者憂讒畏嫉吞聲忍氣日不暇食夜不暇寐百慮千愁總而言之不過爲多得財耳其多得之財非勢力以取之卽剝削以攫之財則轉瞬卽空咎則與生無盡只剩得欺罔之孽又留幾重罪案也何若商賈之生財出於

自然既無人非亦無鬼責隨時居積雖一日發萬金未見其多也
自二十一年暎夷構亂吾見調天下之提鎮兵丁來粵皆束手糜
餉仍須以八百萬乃能和息使吾在仕途中又何以措手足也蓋
自十五年以來婦女之衣鑲邊寬過正身此邊勝於中女服之妖
人不覺也又天下馬褂皆尙短袖謂之軍機褂此干戈之兆男服
之妖人亦不覺也一旦盜賊竊發恐當官之人求爲商賈而不可
得也然商賈亦從此苦况漸來矣吾又將難爲商也石有道云國
家之禁疎密不得其中矣今山澤江海皆有禁塩鐵酒茗皆有禁
布帛絲枲皆有禁關市河梁皆有禁子去其父則不禁臣去其君
則不禁男去耕耒則不禁女去織襪則不禁左法亂俗則不禁淫

文害正則不禁市有游手官有游食則不禁衣服踰制居室過度則不禁豪強兼并權勢橫暴則不禁賄行於上吏貪於下則不禁是當禁者而不禁不當禁者而禁惟禁其所不禁而弛其所禁而後天下之亂機乃可止也余謂如君所言宦不可爲商亦不可爲懷才未遇如君者則將以學道乎曰中人之性安於放而樂於誕使天下之士皆學道如莊周齊生死一彭殤輕富貴安貧賤則國家之名器爵祿所以勵世而磨鈍者廢矣國家亦安所得人而用之哉而況其實不能學道而竊取其名以欺世者哉夫良玉雖白不受采醴泉自甘非有和貞色纈密丹青無由入也靈味天成麩菓無所資也故有道之人長若不學太樸不適乎輪轅至音不協

乎宮商曲直渾成巧匠莫能材也清濁一致伶倫莫能器也故有道之人老而不仕地虛而踐則有跡器疎而扣則成聲若踐惟實跡不可得而見也若扣惟密音不可得而聞也故有道之人沒而不求稱時人樂其遠而不樂其近賤其目而不賤其耳故假立蕊宮虛張瓊室口念黃庭之字心迷碧落之門如刻規矩於冰霜齊曲直於雲霧何有自得者哉余曰君以爲江湖樂矣然覆舟之子皆由任其智力比鷁舳爲輕禽以蓆帆爲快翼載已重而更積途旣遠而未息志擾擾以爭先日冥冥而作慝旣而戕風鼓怒氛侵改色深則困於巨浪淺則觸於危石雖有神人莫能拯溺石礎聞之扣舷而歌曰河曲天高兮岸濶木老朝雲暮樹兮風高霜早長

亭高臺兮斜陽秋草寂寥四望兮連峯孤島月出東山兮苔扉早
關蒼烟幕幕兮寒水注灣遠林鷄大兮倦鳥夕還織有桑兮耕有
土兄友弟恭兮鄉黨附悵悵余心兮舍茲而何去萬世在上兮百
世居後中有一生兮孰爲天壽偕士農與工賈兮永無憂亦無咎
余亦吟曰黑雲莽莽路昏昏底事登舟尙出門直待前途風雨急
倉忙何處覓烟村其夕石礎出武彝茶以小杯飲余味甚甘滑告
余云前棄讀而南此後當棄商而農矣余曰有田可耕便是地行

仙

好義

世人之情向湊於權顯之門雖萬鎰之輸不以爲吝昭華夜光之

珍五尺珊瑚連城之璧百方求進以一收爲榮至於茅屋塵埃之
土艱難困苦之中神龍不雲黃鵠未羽所需者升斗之粟尺幅之
布孰肯輕有毫髮之捐以濟其旦夕之命哉同治四年粵宦場中
有戴君者北直盛京人以舉人揀發到省會署瘠苦之縣虧累未
清忽被讒構以甄別改教回籍凡下臺之官向外賒借雖分厘亦
難朝夕所需惟有零賣器物而已公館坐食者十餘人皆親眷也
器物賣盡則賣衣服衣服賣盡則賣書畫至書畫亦盡矣只有老
硯一枚乃平生相依未嘗一日離手眼者故不忍賣忽清晨見案
上硯已失去問之知爲少君所賣矣戴君不覺垂淚曰吾讀書成
名以至出仕辛苦半生不料下場至一硯亦不能守轉瞬十餘丁

口吾忍見其餓斃乎思之無路投繯自縊其家人覺而救下得不
死曰遲早亦死何救爲生則度日如年歸則迢迢路遠能免於溝
壑之填耶戴君有二女年皆十四五矣家人共議嫁女接資以作
歸費其一女乃妾生妾已死妻欲賣妾之女得百金則全家乃有
生路妾女亦願父母得歸雖身何惜粵之賣女有不可深言其苦
者戴君曰昔陳子車死於衛妻與家大夫謀以人殉葬定而後子
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從子亢曰殉葬非禮也雖
然則夫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且已不得則欲以妻宰爲
之也乃弗果殉今欲棄妾之女則曷不棄妻之女乎於是不賣女
有高姓者山西人放債爲業收欠於戴聞其求死賣女之情以告

於陳潤生潤生江西人在粵就小館每年數十金十餘年未得歸
幾六十歲矣卽慨然曰此君未謀面然必回籍乃是生路計由海
船到京十餘人需二百金乃可行今作四股籌之我先出五十金
君出五十金已成其半其半我二人代求於人當偕高見潤生寒
士且好義况已與戴相知亦喏高去爲長壽寺某僧言之僧亦慕
陳義願出五十金陳語其同鄉亦有成人美者則二百金未出三
日全交於戴手戴君又三日乃搭海船全家還鄉矣此事脫十餘
人於苦海若非潤生而欲以知單集腋雖三年亦無成故五十金
不足多而出於寒士爲素不相知者籌之則多矣使富厚宦場之
人皆如是好義則世上豈復有迫不得已者乎夫仕宦一下河而

費百金者比比皆是也若寒士而出五十金以成人全家者粵省更復誰人耶夫仕宦政務得失之大或不得而傳又或傳之而訛或時之孤忠遺直遭讒被誣屈抑而不得白又或遐方僻壤孝子貞婦義風獨行貧賤而不能達於有司此則欲不傳之而不可已也若當世貴人之行述每多譽詞而失實若有里巷下士好行其義與鄉黨自好者勉力於德能徵其實而表其微者是豈徒垂空文以自見哉蓋將以厚人心而培風俗也如陳潤生者遠矣

蔭義

世人之尊莫如君而居君之上則尤尊者天也天不言其所以默相而陰定之者又不必屑屑然露其聲迹惟陰陽之順序星辰之

循軌雨暘之時若者人皆可得而見焉然其尤效而最著者又在乎雨暘也是故當雨而雨雨不至於淫當暘而暘暘不至於亢五穀豐收萬物用成將見家給人足而禮義興行禮義興行則盜賊不生盜賊不生而禍亂不作矣夫然則天下受君之恩如受天地之恩而不自知也至於盜賊蜂起屠戮焚擄民不聊生水深火熱然後思君之恩望君之救如望天之降雨於大旱時也然而此時之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善士長者其罹於禍患蓋已多矣卽如吾慎孝子廖源清當狗逆攻省餓斃數萬人母無食死源清號哭以死其妻亦自盡而死只遺二歲嬰孩聽其自死而已夫源清豈不知撫其子以延先嗣爲重哉源清之妻豈不知養其子成人以繼

父志之爲重哉而當其相從以死也源清必曰吾知有母而已不知有妻子也其妻必曰吾知殉夫而已不知子之存亡也古人於艱難之時謂死天下事易成天下事難此爲不善處死言也夫死而不足以成事者有也未有能成天下之事而其身不能死者也故求成於事之可爲者非難而求成於事之不可爲者乃難死於事之必可爲者非難而死於事之必不可爲者乃難也源清與妻豈復計難易乎惟知相從以死而已然而二歲嬰孩又安得而不死乎乃忽有隣婦姜氏寡居而無翁姑伯叔子女者也孑然一身貧無立錫年四十餘夫死已二十餘年矣惟以針黹績紡度日見其嬰孩憫其孤苦曰此孝子節婦之子也其家旣無族黨姻戚若

不收養是使孝子節婦無後也於是抱回哺育之不計自己之無衣食也但曰混得一日則盡一日之心而已乃苦中加苦不料已七八年而孤兒長大矣在姜氏已能孝也乃知敬人之孝已能節也乃知敬人之節其所以全孝子節婦之孤兒其心之苦雖程嬰公孫杵臼無以過也是則富貴榮顯有大勢力者之所不肯爲而倏烈雄偉丈夫所欲爲而不能爲者而此一孀婦乃毅然爲之而卒能全人之孤繼人之絕如此是乃聖賢之所以爲心也而如姜氏之撫隣人嬰孩初無要譽之心亦無望報之意其純出於天理之流行者當盜賊橫行之時又不知埋沒幾許姓氏也夫人子有此身合父之氣母之血以成此形形具而理寓其中其主宰者謂

之心心之官則思也父母之於子其初本一人之身既而分焉分則離離則漸以遠然吾之身形自一孔以上氣自一息以上理自一念以上皆親之餘也親亡而吾存所以氣聚血凝而有此身固無恙也親何嘗亡吾何嘗存是故無一體而非親無一事而非親無一物而非親身之所在親之所在一息之存一息之通此源清所以從親之心而節婦所以感而相殉者乎同治五年秋四姪自家鄉來余問廖孝子之後人又得姜姑撫隣人之嬰其好義之出於自然而不待勉強較之自撫已孤猶爲可嘉也夫天地有初也生民有初也凡天下萬事萬物亦莫不有初也自吾有生以前以溯夫天地生民生物之始皆初也初者何仁也姜姑可謂得天地

之仁矣世之達官貴人功名顯其卒也鼎有銘諡有議史有傳
固不必借文與詩以流聲實於後世若山林寂寞之濱里巷鄉村
之地高人隱士義士仁人節婦烈女名不登於有司迹不著於都
市雖有懿德絕世之行探頤致遠之學淹沒而不彰者在在多矣
自非有心世道之人取其美行芳躅悲其生平之不遇遭時之多
艱苦心孤詣闡揚發越形諸歌咏傳之來世又何以能壽其名於
天地之間使聞風者知所感動而振興也哉

風船

船匠李世宿手藝最精人亦寬和以此交易者多漸積數百金有
人引至大海濱看大樟樹一株輪囷大材圓直中度可製作船議

定以百金買成將擇日斬伐矣忽來一中年婦人穿碧色衣曰所買樹千餘年矣陰蔭數畝伐之則爾不利如能捨百金之值吾將令爾成萬金之富言畢倏然不見心疑是樹神也恪遵其意不敢復伐隔日碧衣婦人又至喜曰爾誠篤信實人也殊難得所許爾富萬金非止萬金也世宿問曰始得毋樹神乎曰非樹神乃青神也凡宮廟壇坵之樹至數百千年聚天地之菁華爲神靈所陟降壇坵有興廢而樹常留餘蔭也豈樹歲久成精而能爲神乎其有伐樹見血以出恠異者乃鬼物憑依故作播弄恐嚇以乞享祀於世俗耳豈神靈而肯如是者乎世宿曰然則所云伐之不利則又何也曰千年之物而欲斬伐是其心生凶戾然後天地間凶戾之

氣應之兩相感召乃爾自取非神怨怒特降之以不利也於是隨之往至大樹下忽見屋宇幽深墻垣高峻苔碧草翠穆穆靜虛延坐中庭肅然無囂侍姬從女藹藹氣清命取一摺扇題其上云石火光中空自許蝸牛角上與誰爭從頭檢點人間事惟有天風不世情萬物之中有一身一身中有一乾坤能知造物備於我肯把天人別立根天向一中分體用人從心上見沉淪天人非有兩般義道不虛行只在人心安身自安身安室自寬心與身俱安何事能相干誰謂一身小其安若太山誰謂一舟小寬如天地間以授世宿曰爾藏此扇行海上以煽於蓬習習生風飛行遠近雖颶風大發駭浪驚濤湧若山高穩坐舟中毫勿碍也世宿拜辭回首望

之依然森森蔚蔚樹葉吟風而已後商販於外洋各國舟到海上
出扇揮之便覺烟霧自船底而生篷上風聲琅琅將船如提至半
空風鼓而動平如履地疾過流星晝則與日雲相摩盪夜則與河
漢相返還所至外國百貨流通故數年間富至數十萬每當乘風
萬里之時或見雲中驂鸞駕鶴者優游而自得或見洋面騎鯨乘
龍者沐浪而滌波或雷電奔馳於桅底或蛟螭飛舞於檣邊颯颯
乎浩浩乎雖列子之御風而行無以過也有時風氣微船行山頂
嶺樹之梢拂拭檠柁颯颯有聲以扇畧揮則風又頓發吹船上至
九天見日月乃成倒影也會到燃邱國其人驚曰來此須經鐵峴
泛沸海過蛇洲越蜂岑由泥離國乃能入潛穴聞波濤之聲反在

其上然後始至也問何自曰乘風船也皆訝之其所閱歷諸境皆天下之絕跡詭觀一日至滿刺加國其西南數千里外有幹鞞國者土人謂之淄山海水傾注其名淄水勢漸趨下力不能勝一芥舟行誤入其中則沉下無所底止殆仙家所謂蓬萊弱水者耶非此風船亦何能過也又西去數千里至黠伽國世所稱天方也域中人物異於尋常俗尚和美民物繁庶富而無貧苦者物產珍奇諸凡有之無所缺欠地無雨雪霜電惟夜零濃露以滋生萬物豈浮屠氏所謂極樂世界者耶世宿以夙無學問之人而能乘長風泛洪濤經歷數萬里外真所謂汗漫之遊極天下之大觀者乎何其所遇之幸也

天驥

苴蘭東城外十里有金馬寺寺內泥塑一神馬故老云以前常出
神遊戲人多見之渾身毛白如雪朱鬣朱尾與世馬懸殊異其狀
故像其形能庇佑民田故農民以香火祀之凡田疇水旱不以時
禱祈輒應村鄉畜牧各物祝之亦無疵癘之殃每遇出形遊馳其
年必獲豐收大約是龍之屬故靈驗昭昭也往年塑馬忽然遠逝
不知去向村人尋之至離十里之大山見其飲啄於山中此山爲
省局之木星樹木叢密遮蔽日光俗名老陰山言其陰蔚森森雲
氣蒼鬱也村人各執香燭牲醴登山祭而呼之曰驥之去兮何鄉
林之上兮山之陽日遲遲兮春暮草茸茸兮正長出郊坰兮遙望

緣千里兮芳菲岡縈鬱以四周兮川潺湲以數支花思林兮媚昔
石水搖光兮染素衣鳴蕭蕭兮聲何孤胡遠遊兮不歸青芻白飯
兮思達其意意未遂兮天之涯愛韶暉之悅懌兮懼日夕之差池
勿馳逐而紛煩兮慰衆心之所希去何道路之茫茫兮涵烟瘴之
蒼蒼其中閒其無人兮惟鷓鴣之飛翔水有含沙之毒蟲兮山有
當道之虎狼雷電作而風雨晦兮忽霽靄兮不見日陽步一步兮
不可進獨中路兮徬徨驥之往兮春草始芳驥不來兮雨雪淒涼
獨行踽踽兮惜晝短孤宿覺覺兮愁夜長羨歸雲之飛揚望歸來
兮樂未央次日塑馬忽立於寺中衆心歡悅以金簿蘸其全體故
稱金馬所以珍重而護惜之也寺亦名曰金馬寺所以裝嚴而崇

奉之也後人於所呼之山因名之曰呼馬山所以紀實而示來茲也余於是有感焉鴻鵠湖清風凌灝氣自得於冥冥之間故虞衡繒繳不能爲患若夫甘芻豐秣羈繫駿騏首冠鈇錫身披纓纓力方盛也騁於康莊及其殆也困於鞭策由此智者高鴻鵠而卑駿騏豈妄而論之哉夫柔心勁骨奇精妍態宛如鏘如煜如翔如馬之德也全矣顧其爲物藏銳於內秣之乖方是用不悅於常圉此以馬養馬者之過也馬之德也存乎形者也可以自視其牝牡驪黃而人之取棄尙或失之况其德之蘊於內而不可以迹象求之者乎此困於廛車伏櫪長嘆而不得仰首一鳴自古之嘆有同情哉且昔之厚其身非愛之也利其力也今之聽其困非惡之也不

利其力也苟所求盡矣所利移矣是以伍員羈吳屬鏹賜斯既帝
秦五刑具長平威震杜憚死陔下敵擒鐘室誅皆用盡身殘功成
禍歸可不悲哉嗚呼執不匱之用而應夫無方使時宜之莫若退
也若拘於形器用極則憂易明也嗟歲事之云暮結窮陰之涸涸
市蕭條以罕人盜充斥以盈路川層冰而難涉塗積雪而猶步晝
兮夜兮會莫解於馳驅飲兮食兮豈能免乎恐懼寒雲兮蔽野朔
雁兮差池雲有還兮雁有迴嗟驥行兮慘遲遲諒窮愁而莫諉雖
筋力兮奚施豈知精結元契化協真機玉膏金芝凝質自然跡散
霞岫迅激霜颺王良旣往光塵寂寞矣夫魚之吞餌上鈞其始出
也掉尾揚鬣有若恃力以自免及其少退也鼓腮濡沫有似屈體

而求哀迫勢牽於人道窮乎已猛獸搏也拘於檻阱鷲鳥攫也繫於樊籠素龜靈也披髮河津白龍神也掛鱗預且何不泥蟠而穴處何故貪欲以徇身乎此神驥所以超越於形迹之外而逍遙於大區之中不爲世俗所牢籠豈攫物患於塵寰也哉想其鬣殊絲兮風生眼黃金兮電光蹄盤攤而散花毛純翕而成章忘筌於氣質之地引鏡於肺腑之間見其心也如思勿思見其目也如視非視虛舟爲動喬木爲止合大道而自然流行齊神靈而何處非似若此者隱不以邊地彰不以逐形騰六合噴四溟截飛鳥遺流星日車爲之不轉風馭爲之中停乃有歌曰生於磧礧善馳走萬里南來因邱阜青菰白芻非適口卧聞北風猶昂首金臺已平骨空

存齋集 卷一
朽歸於深淵從龍友歸於深淵從龍友

性魚

不塵不冥不驪不駢支離其神蕭悴其形形廢則神旺跡粗則名
生體全者爲犧至獨者不孤傲俗者不得以自得默覺者不足以
涉無故不恢心而遺形不外神而散智無巖穴而冥寂無江湖而
放浪元悟不以應機洞鑒不以昭曠不物物我我不是是非非忘
懷非我意得意非我懷寄羣籟於無象域萬殊於一歸不壯秋毫
不小太山不鯢鮓蠖蠓不蝸牛螻蛄蚊淚與天地齊流蜉蝣與大
椿歲年一闔一闢兩儀之迹一冲一溢豎象之節余任碣石管水
利凡船出海捕魚俱應稽查有蛋戶言採捕至大海中平風靜浪

水清澄澈忽見水內一巨魚昂頭未見其身眼大如城門口大如連塘漸向上行急呼船伴盪至海邊拖船上岸登山遙望巨魚頭出水面游泳而行日光射之眼燦燦露金碧色其形狀駭異懾人魂魄久之魚忽縮頭水內口離水二三尺張開吸浪見海水滾滾入其口中如長江大河瀉入巨壑激湧作噌吰聲浪花飛濺較潮搏危石猶多珠泡濺飛堆滿海面逾二時忽見魚嘴伸出波心四五尺向空一噴氣結如雲彌漫天際便覺百里之間暴雨滂沱驟然馳驅雨點大過錢腥穢之氣萬衆嘔吐呃逆又逾時乃入海中波浪猶無風鼓盪旋見海面浮魚盡白飄滿十餘里各漁人以船撈取各船滿而歸其爲狂波流去者尙多也乃知此大小半死浮

魚皆巨魚吞入腹中向空噴水隨而出者也則魚之大其可以長短丈尺計耶是知天地之大何所不有豈可爲蠡測者言之耶夫東海有鼇冠蓬萊而浮遊滄溟有蜺螭聞而悅之與羣蟻相邀同往海畔欲觀鼇之形狀候月餘鼇潛來羣蟻將返遇長風激浪崇濤萬仞雷震雷馳羣蟻曰此將鼇之出也數日風止雷默海中隱然高峯羣蟻曰彼之戴山何異我之戴粒迢迢乎封壤之間藏伏乎窟穴之下此乃物我之適自己而然何用遠適數百里勞形而觀之乎故語大者不遺小語小者不忘大莫破莫載道之極也

放魚

署梅棗千總蕭之棟石城人言其族蕭二笨者讀書不成以駕船

爲業能把柁傭錢得三倍焉一日在海面見漁船網得一大魚赤
色而金鱗長五尺鬚鬣生動眼焰焰有光二笨憐之出洋銀三元
買放海中衆咸笑謂二真笨人也豈有海中買魚放生者乎若如
此則買亦不勝買矣海上漁人日捕千萬魚能一一買之乎二笨
曰見之不忍其就死地故放之亦行其心之所安而已隔月餘二
笨船阻風泊岸邊沙內一石子大如拳甚光亮拾而視之其色甚
藍以爲是藍晶也携回城隣人以十金買之帶至省有知爲藍寶
石非藍水晶也出八百金購之轉售與海關得三千銀問何用曰
亮藍頂世無真者此可做四頂其一已值三千之價矣二笨聞之
深悔得寶而不識否則已富足矣乃以十金買小貨隨船貿易利

俱數倍二三年居然積得數百金遂買船而自主之僱水手數人
以爲伴代客裝貨往返平穩從無風波盜賊之險日漸成富家矣
遂販貨物往各郡銷售在海面忽遇颶風見波浪如山忽船登天
上忽船下九淵閣船之人手足無措一聽天命而已昏膏之際不
知何時船泊島邊島之四面皆巨浸汪洋見岸上衣冠二人歌曰
島之先吾不知其何所始云是巨靈劈來神仙至止百千萬仞與
天通方岳佐命相對峙海中之島亦壯哉側身天地形骸開翠如
碧螺羣峰疊崩崖潰石激奔雷上有金沙蕊珠與相結下有水面
石洞相滌澗丹鳥啾啾翔玉樹爲我一鳴太和音幾欲挾我石橫
絳闕之上側一覽蘭若翡翠之清陰男兒意氣須磊落天地與我

真不薄駕鸞鶴之雕輿結烟霞之翠幕三山爲我枕金銀爲我閣
眼前名島不解遊又何必周歷崑崙泰岱岳歌畢問舟中蕭水師
乎主人候之久矣援引而去至一巨室宮殿崔嵬樓閣飛聳凌虛
籠霧百卉蓊鬱堂皇開展類王者之居九間崇構玉階七級主人
迎於階下延容入坐二衣冠陪於側客拜主亦答拜仰見主人雄
傑英偉鬚髮皆赤面如渥丹冠服燦爛金彩耀目左右侍者劍佩
雍容星冠雲履躋躋蹒蹒者約以百十計主人曰昔吾幼子九郎
作魚服遊陷於預且蒙蕭君之惠耿耿在懷今特遠迂以叙渴悰
前遣使者奉達藍石君輕棄之原無足惜可見世上各物其輕重
貴賤在我而不在人也何況於人我能自貴重之則貴重矣我若

自輕賤之則輕賤矣君有夙根如肯割棄塵緣可以入道吾當授之至要以酌昔情請自決之蕭曰我無父母妻子無所係累惟同船十數人將如之何曰當以風送故鄉可勿慮也蕭曰如此則意決矣再拜問師何神曰吾南瀛長管理海面風波之事君能立志則莊周偃塞於漆園老萊婆娑於林窟嚴平澄漠於蜀郡梅真隱淪於市卒梁鴻吟嘯而矯迹焦光渾沌而槁杌阮籍昏酣而賣傲翟叟遁行以倏忽如數賢者可繼踵也問何以至曰今習射習奕習琴習御終無一事可以一夕得者惟道無形無方乃可得之於一夕兩人技相遇則勝負見兩人藝相遇則巧拙分兩人道相見則無可示無可示者無巧無拙無勝無負故曰吾道如海有億萬

金投之不見有億萬石投之不見有億萬汗穢投之不見能運小
蝦小蛤能運大鯤大鯨合衆流受之而不見有餘散衆流分之而
不見不足所以一灼之火能燒萬物物亡而火何存一息之道能
冥萬物物亡而道何在夫道在虛雲之舒卷鳥之飛翔皆在空中
斯能變化無窮學道亦如是耳蕭問仙能成乎曰松柏者有凌雲
之操者也若壅之以糞壤沃之以湯汁則不及崇朝已見其憔悴
矣冰雪者無頃刻之堅者也若藏之於陰井庇之於幽谷則涉歷
暑夏未聞消解者也松柏之性非不貞也終以速朽冰雪之性非
不液也終以遐延此二者豈天使之然哉在修之也見山思靜見
水思動見雲思變見石思定君居於此不見可欲則心不亂修之

豈不易成乎於是送船伴歸人乃知二笨以慈心濟物遇神得仙
笨者誠也誠則可以通神矣